

老柳樹



老 柳 樹

北新書局印行
1935



老柳樹	1
寄生樹	57
丁香花叢	75
山毛櫸與橡樹	109
秋牡丹	111
樹林和野草	129
林中	143
表姊妹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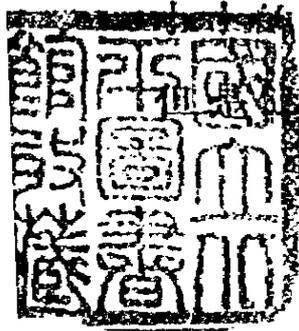


(一)

柳樹有許多種類，他們各不相同，你怕會難於相信他們是親屬呢。

有幾棵是這樣渺小而可憐，匍匐在地上。他們生在繁盛的草地上，或者高高地長在山上，或者長在寒冷的北國。冬天呢，他們都躲在雪底下；夏天呢，他們方纔伸出他們的尖端到野草的頂上來。

人們不敢嶄露頭角，因為他們的境遇很不好，為着窮苦而害羞本來是愚蠢的事；這些



矮柳樹們是一點兒也不覺得害羞的。他們知道，他們生長在裏面的泥土是這

樣貧瘠，所以他們永不能長到適當的樹木的高度。假使他們要抽起芽來像他們莊嚴的白楊表兄們一樣抬起他們的頭來，他們馬上會知道這個區別的。

白楊們是他們的表兄弟。他們是一切柳樹中最莊嚴的，他們也知道，因為無論誰用了半隻眼睛都能把他們看出來的。你只要注意他們兀自矗立着的樣子就可以明瞭了。

山毛櫸、橡樹、赤楊以及其餘各種名稱不一的樹，在這邊觸出了一株文雅的樹枝，而在那邊也觸出了一株。

“我可以求你惠然的給我一點兒陽光麼？”空中的樹枝說。

“我能供給你一點兒樹蔭麼？”靠近地面的樹枝說。

但是白楊們唱着不同的調子。他們唱道：

“每根樹枝都要高高地伸直！靠近着樹身！下面是沒有什麼好看的！往上看！昂起頭

來!……前進!”

全體的樹枝都傲然直參天際,全樹都抽起芽來了,筆直而且驕傲得像一根槍柄。

這是很吃力的。但這是美麗的。並且這是有酬報的。因為沒有人見過比那些白楊更體面的樹。像錫做的兵士一般硬,又像塔頂一般高。

這些白楊們沿路站在兩旁,排成了長列;當你在他們中間散步的時候,你會覺得肅然起敬;而且當你發現這條蔭道是一直通到一座優雅的鄉間別墅裏去的時候,你是一點也不至于吃驚的。

這些矮柳樹和白楊樹是屬於同一科的。前者是最普通的一種,後者是最體面的一種。在二者之間還有許多種別的柳樹。有幾種他們的葉子在夏天的暖風裏是顫抖得這樣哀切,所以詩人們都寫詩來歌詠他們。有幾種的樹枝這樣憂鬱地向地上低垂下來,所以人們

把他們種在他們的墳墓上，有幾種的樹枝是這樣的柔韌而易屈，所以人們用他們來編籃子。有幾種你可以把他們來雕成一管很好的笛，假如你懂得怎樣雕法的時候。此外還有許多沒有什麼十分特出的地方可以敘述的。

(二)

在這件故事裏的柳樹恰巧是中常的一種。但他有一個命運；這就是他所以會在這裏占些篇幅的緣故。

他的命運是這樣起始的，一棵傲然站在通到邸第去的蔭道上的白楊被可怕的暴風吹倒了。他折斷了他的根；殘餘的樹幹便被掘了出來，因此在一長排的樹木中間留下一個很難看的缺口，所以陽春剛來時，守園人就拿了一根插木插在從前那棵白楊站過的地方，將周圍的土地踏得緊緊的向他點點頭：

他說趕緊抽起芽來，我知道這是你的特

性；你只要看看路上，就可以找到許多好榜樣，你跟着長大起來吧。

這個人以為他所種的是一棵白楊。但這只是一根很尋常的柳枝，是被他拿錯了的；過後這插木長大了，這纔發現出來。

守園人說：“什麼怪物！我們非重新拔他出來不可。”

主人說：“讓他去罷，他已經在那裏了。”因為那天他的心緒恰巧是這樣的。

沿路的白楊們問道：“我們難道就罷休了不成？”

他們切切私議了許多時候；後來因為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纔能除掉他，他們就一致容納他了。總之，他是屬於這一科的，雖則不是這一科裏的體面的。

站得離他最近的一棵白楊說：“但是讓我來看你奮發一下看，你要盡力長得又直又高。我替你說，你找到了這樣好的同伴實在太

僭越了。你生在村落的池塘旁邊比生在邸第的蔭道裏也許要好些。不過現在是事已成事的了，我們只得盡力把這件醜事隱藏起來。其餘的我們還要稍爲長得格外直些和瘦些；我們希望貴人們馳驅而過時，一點也不會留心到你。

這柳樹說：“我將盡力做去。”

在附近田間的一座小山上面，站着一棵橡樹。在這小山上還長着一叢嬌艷的野玫瑰。他們倆都聽見了蔭道上的樹所說的話，橡樹就奚落他們起來了。

他說：“你們竟想站在那路上麼？我想你們還要像那般笨男女一樣地上上下下跑着呢。把你們播種在那裏，是你們母親的不好和糊塗。樹木們應該密接的長在樹林中，只有我是可以獨立的，因爲我是非常地美麗而且莊嚴。”

這柳樹說：“我的母親並沒有播種我。”

橡樹說“喔，願上帝救我們啊！那末你的

母親沒有播種你，是不是？或者別位也不會被播種罷？難道你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柳樹說：“假使你頭上生了眼睛，你就會看見是守園人放我在這裏的。我是一株插木呢。”

沿路的白楊們都互相切切私語道：“我們是插木……插木……插木……”

這是一條真的蔭道，也是一件真的奇事。

站在柳樹最近的一棵白楊說：“你處理得很好，只要照你方纔做的繼續下去，我們便饒恕你不和我們其餘的一樣體面。”

柳樹回答說：“我將盡力做去。”

橡樹沒說什麼。他不知道插木是什麼，也不肯瞎說以自陷於謬誤。但是，後來在晚上，他和野玫瑰樹叢低低地說：

“他所說的插木是一種什麼廢物啣？”

玫瑰樹叢說：“這決不是廢物，柳樹所說的是很對的。我自己和你一樣是從一粒種子

生出來的,我也沒有看見守園人種植他,因為那天我正在忙着我的新芽。但是在這邸第的花園裏我有幾位體面的表兄弟。他們是從插木生出來的。他們的氣味是這樣芬芳,他們的色彩是這樣鮮艷而且他們的花兒是這樣豐滿,使人簡直不能相信。但是他們沒有種子。”

“還有麼?”橡樹說。

“是的,我也寧可做我的野玫瑰。”玫瑰樹叢說。

(三)

留不住的歲月,終于過去了。春夏秋冬,風雨晦明,相遞而來。時候到了,鳥兒從鄉間飛去又飛回,花兒開了又枯萎,樹木生了新葉又零落了。

這柳樹的插木生長得很快,照着這一科的本性。他現在是一棵很像樣的樹了,有碩大的樹幹,樹頂上生了許多桤枝。

但這是無可否認的，他並不是一棵白楊，他的蔭道上的同伴們很不喜歡他。

最近的白楊問道：“你難道不能再長高一點麼？你本來萬不該長在這裏的，但是，你既已偶然地加到這蔭道裏來，我還是請你把自己稍爲伸高一點罷。”

柳樹回答說：“我將盡力做去。”

白楊說：“我恐怕你的盡力還不很濟事呢。你還沒有約束你的樹枝的把握。他們鬆鬆的垂在四邊，彷彿你是一棵普通的山毛櫸或是赤楊，或是橡樹或是無論什麼尋常的樹。”

橡樹說：“你叫我尋常的樹嗎？你這妄言者！”

白楊毫不理會橡樹說些什麼，仍舊繼續着勸誡柳樹。

他說：“你該以園主人的夫人爲先例。她最初不過是一個廚下婢女。她老是擦擦鍋子，生生火，當牛奶沸滾的時候便調調牛奶。從前

我常常看見她走下蔭道來，赤着臂膀，黑着頭，手裏挽着提桶，把她的裙子束起着。”

沿着蔭道的白楊們切切私語道：“我們也看見的……我們也看見的……我們也看見的……”

白楊說：“後來主人愛上了她，娶了她做妻子。現在她穿絲着絹，拖着燕尾服，頭上帶着駝毛，腳上穿着金的拖鞋，手上帶着巴黎來的長手套。她現在是君臨一切了；昨天她還坐在她的體面的駟車裏在這裏馳驅而過呢。”

沿着蔭道的白楊切切私語道：“我們看見她的……我們看見她的……我們看見她的。”

白楊說：“她到蔭道裏來過，你們看見沒有？她學着把身子挺直，還學着低聲談話；現在她會低聲談話，也會挺着身子了。我想你學學她的樣，是很可以得益的。總而言之，你縱然不是一棵真的白楊，你却是屬於這一科的，所以

你學起來該比她還容易些。”

柳樹說：“我將盡力做去。”

但是一點效果也沒有。他的樹枝繼續向四邊橫生出去，全樹的高還抵不到最矮的白楊們的一半。若說其餘，他倒顯出十分雅緻而且舒服的樣子，但在現時的环境裏還是算不了什麼的。

於是白楊樹們漸漸地愈變愈覺厭煩了。

他們兀自站得直挺挺的，得意洋洋地搖擺着，在他們的樹幹所能投射到的地方以外沒有一點蔭影，但在柳樹下確有一大片濃蔭。

最近的白楊說：“他是在把整個的蔭道破壞了。”

白楊們私語道：“整個蔭道……整個蔭道……整個蔭道。”

後來在一個晴朗的夏天，主人走來散步了。他脫去帽子，拭去額上的汗，坐在柳樹的樹蔭下面：

他說：“謝謝你的樹蔭，你這好柳樹啊。那許多混蛋的白楊們搖搖擺擺地站在那裏，還不會給我手背大的樹蔭呢。我想把他們一齊砍了下來改種些柳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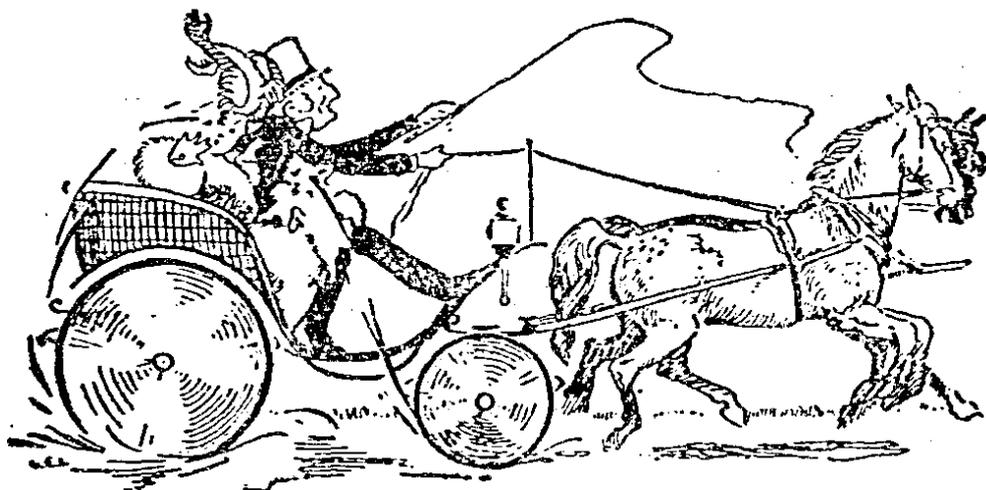
因為那天他的心緒恰巧是這樣。

主人去了後，柳樹說：“你們聽見主人讚美我麼！”

最近的白楊說：“天啊！我們聽見他嗎？這完全是謗語！他講起話來好像是一個普通的鄉下人，不過，那當然是娶了一個廚下婢女的結果。這句老生常談的話是再對也沒有的：—

楊們沒有樹蔭,所以雨一停止,太陽就立刻射來的。他們也沒有庇風雨的地方,所以風一衝來就把泥潭吹乾了。

主人和他的夫人馳驅而來了。當馬車走到那柳樹站着的地方時,潮濕的泥濺滿了她的新的綢衣服。



“唷!”她說。

“這些髒東西是什麼?”主人說。

坐在車箱上車夫旁邊的守園人用手指指柳樹。

他說:“這就是那個傢伙。他是被種錯了

的,現在他已經長大了。他遮沒了地面使得不能通風又不見日光,所以在他下面常有一個泥潭,蔭道裏其餘的地方都乾了,這裏還老是不乾。”

主人說:“你會聽見過這樣的事麼?還有他那副神氣!他把整個的美麗的,莊嚴的蔭道都給弄壞了。看着明天把他砍掉了,守園人把他整個的頂蓋都給去掉,你聽見沒有?”

因為那天他的心緒恰巧是這樣。

次日,他們來把柳樹鋸到同人一樣高。只有厚的赤裸裸的枝幹還留存着。一張葉子也沒有留,除掉五張站在靠近地面的小芽枝上的,而他們站在那裏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美麗的頂蓋的全部拋在陰溝裏。守園人用了他的斧頭把所有的樹枝都砍成小塊。

柳樹很憂鬱地問道:“你拿他們做插木麼?”

“是做柴的;”守園人回答說,並且繼續着

一直砍到完。

柳樹說：“這樣，我還是立刻死掉的好。”

守園人說：“現在，你將留在你原來的地方，直到冬天過去了。當路上到處積着厚而且滑的大雪時，你是很有用處的，可以像一個柱子似的去警告人們當心這條陰溝，此後的情形便全看主人怎樣了。”

柳樹說：“這倒是插木把戲的結局。”

野玫瑰樹叢說，“可憐的柳樹呵！”

柳樹說：“謝謝你，我還覺得有些不省人事呢。失掉了一個人的頭頂，不是小事呵。我不知道我將變成一個什麼樣子了。”

最近的白楊說：“這是一件可怕的醜事。一件空前的家族中的醜事。要是他們把你一起拿掉了，你就不至於站在那裏辱沒我們，像一個可怕的，凋萎的樹樁一樣！”

沿着甬道的白楊們私語道，“一件家族中的醜事……醜事……醜事。”

柳樹說，“我可並不覺得凋萎，奇怪得很。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麼可恥的事情。我站在這裏，我仍舊會盡我的力維持這個地位。主人今天稱讚我，明天又砍我下來。我們只得逆來順受。我永不會變作一棵白楊，雖則我也是這一科裏的一員。並且一科裏面還有許多別的優點，除了驕傲以外。所以讓我們在一年以內看我會變成什麼樣子。”

野玫瑰樹叢說，“他說話倒還像個人。”

橡樹沒說什麼。白楊們得意地密談着，但是不再說到家族中的醜事了。

(五)

現在主人和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旅行去了，並且要留在那裏兩年。這件事，正來得湊巧，結果使這被截的柳樹會在驕傲的白楊們中間平安地過活。主人和主婦既去了，沒有人再會想到這莊嚴的蔭道。

經過一個冬天，柳樹默然站立着，只覺得心煩意亂。

這是很自然的，一棵樹的頭頂被砍去了，他是不大高興講話的，但是三月的中旬，有一天他忽然怪可憐模樣兒的傷心起來了：

“喔！我的頭頂，我的頭頂！”他喊道。

橡樹說：“唔，我有生以來從沒聽見過這樣的事情。聽他在講他的頭頂呢，大家都能夠看出這是被砍去了的，所以只有可憐的殘枝還留存着。”

柳樹說：“你講得好。我願意你也處在我的地位看看。我的頭頂的全部都給去掉了，所有的大樹枝和枒枝也給去掉了。在這上面次年的嫩芽，在各個的葉腋裏，往往生得十分精緻的。但是我仍舊有我所有的樹根，有我在繁茂時所得到的。一切現在地上的冰正在融化，太陽正在照耀，樹根們正在吸收，吸收所有的液汁經過我的幹枝往上升到我的頭部。這於

我一點用處都沒有；……喔，喔！……我快破裂了，我快死了喲！”

“可憐的柳樹啊！”玫瑰樹叢說。

但是繞到小山的那一邊站着一叢小灌木，照規矩是沒有人跟他講話的，他也從來沒有插過嘴。

他說：“等着看罷，兩三天內會把事情弄得好好的了。只要聽着一個可憐，而誠實的小灌木對你說些什麼話，事情往往是不拘怎樣自己安排一下就自然會了結的。”

橡樹說：“是的，你是經歷過一點兒生活的。”

年高的說：“天知道我是經歷過來的！他們會割我，戮我，斬我，鞭韃我，無所不用其極，但是，每回他們在這邊截我，我就在那邊長出來。這恰巧同這柳樹的情形是相彷彿的，他也是從堅韌的一科裏出來的啊。”

最近的白楊說：“你們聽見那個沒有？小

灌木在把他的一科同我們的比較呢！讓我們
裝作不聽見。我們將站直了，低聲地密談。”

沿蔭道的白楊們切切私語道：“我們將
站直了低聲地密談……密談……站直了低
聲地密談。”

橡樹說：“這許多在柳樹頂上的奇怪的
小東西是什麼喇？看着……他膨大了，就在那
裏……這是一定要爆發的……只要我們不
去惹牠！”

柳樹說：“啊，錯了，那是新芽呢！我不能明
白，但是我却感覺到，他們是真的活的新芽。我
又快要變綠了，我快要生出一個新的頭頂
了。”

後來到了一年最忙的時節，每人都為着
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沒有工夫去想到
這可憐的柳樹了。

莊嚴的柳樹和微賤的小灌木都生了新
葉。溝渠旁邊的草長得青青的，穀生在田間，野

玫瑰樹叢萌發出秀麗的葉子，這樣當六月來時，花兒會顯得異常的美麗，紫羅蘭和秋牡丹開了花又死了，雛菊和堇菜，蒲公英和野薑和洋芫荽；喔，到處都是十分繁密和燦爛！鳥兒歌唱，好像他們從來還沒有歌唱過，蛙在沼澤間咯咯地叫，蛇躺在石籬上，將他烏黑的身體在日光中負暄。

不參加在一起的唯有橡樹。他是生性多疑，非等到他看見了一切都已變綠時，無論什麼都不能勸他出來，於是他站立着從這個看到那個，所以他是第一個發覺了柳樹當時的化變情形。

“看看！”他叫。

道他們都一眼望過去，看見柳樹立站着帶了許多可愛的，青的，長的，柔軟的桠枝，這些桠枝伸得筆直而且動搖着他們綠色的美麗的葉子。所有的桠枝都站在被砍的樹幹的頂上圍成一圓形，而且是這樣直，所以白楊們也

儘不妨堂堂皇皇地去承認牠們。

“我會替你講過些什麼？”披滿了深綠色樹葉的小灌木說。

柳樹說：“現在我又有一個頭頂了。即使這沒有舊的一樣體面，這總是個頭頂，誰也不能否認的。

野玫瑰說：“不，那是確鑿不移的。並且，一個人沒有頭頂也能過活得很快樂。我就沒有頭頂，也從來不曾有過，可是沒有牠也一樣的享受榮譽和尊敬。”

小灌木說：“我也許可以這樣說一個人的頭頂只是一樣麻煩東西。我自己曾經有過一個，但是自從他們把牠拿去了後，我反而更覺滿足；我當適合的時候，能長出樹枝來。”

柳樹說：“我却不是這樣作想。我是一棵樹；一棵樹就非有頭頂不可。假如我永遠沒有頭頂，我怕會憂傷羞憤而死的。”

最近的白楊說：“畢竟他還有些白楊的

血液。”

沿蔭道其餘的樹切切地私語，表示他們的同意。

橡樹說：“讓我們看看有什麼事發生。”

(六)

夏天照常地過去了。太陽照曬，以至個個生物都祈求着雨。後來雨下了，落得大家都向天求陽光。

然而柳樹的境况還不是最壞的。他生性容易知足。於是他爲了他的新頭頂高興極了。他想，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是都會處理的。

在頂上，在環結的青青的樹枝中，有一個洞，在守園人斬去頭頂時就留了下來。這洞並不是很小的；下雨的時候牠充滿了水，當太陽重復把地面晒乾了以後水還留存許久。

一天，一隻山鳥飛了來，坐在那上面：

他問道：“你許我喝一滴水麼，你親愛的

老柳樹喲？”

柳樹說：“榮幸極了。不過，我並不很老。我是被虐待過來的。”

山鳥說：“唔，是的，你是被砍過的關於這事我們一切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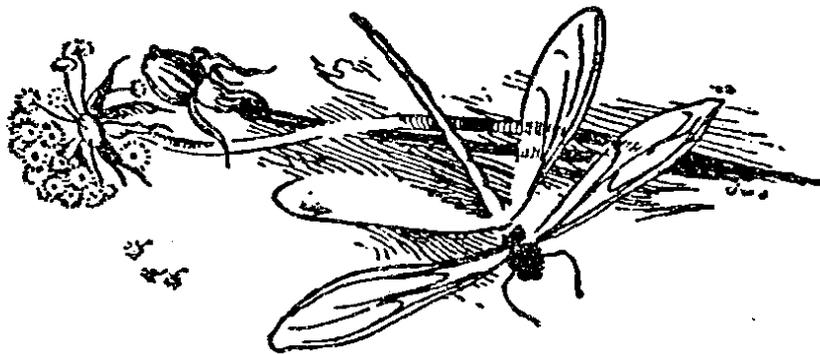
柳樹說：“你肯把你的腳揩拭一下麼？我只是說，我不願意你把水弄渾了，假如別人會來找些飲料的話，這樣的口渴，一個人連話都不能講呢。”

山鳥把他的腳就在那裏的一塊木片上揩拭乾淨了。木片斷去了，當山鳥飛去時，有一點兒泥土留在那裏。明天來了一隻燕子，後天又來了一隻百靈鳥，漸漸來了許多的鳥兒。

這消息立刻傳佈了出去：凡在危急的當兒，在蔭道上被砍的老柳樹裏總可以找得出一滴水來。他們老是遺留些東西下來；將近秋天時，那上面已積了許多，所以在一個晴天，這個崩潰了，裝滿了那原來貯有水的小洞。

橡樹說：“你簡直是在開酒館了。”

柳樹說：“爲什麼一個人不該對於他的同胞和愛些呢？”



現在是秋天了。枯葉被吹到柳樹上，落在那裏腐爛了。晚秋的時候，一隻蜻蜓躺下來死在那裏，一粒蒲公英的有軟毛的種子就落在牠的旁邊。冬天來了，雪落在這塊小小的地方，過了些時候，恰如在地面上一樣。

柳樹說：“我的頭裏彷彿真有一片世界似的。”

橡樹說：“在人的頭裏有了太多的東西，是不大健康的。”

柳樹帶着很悲傷的樣子說：“我曾經有過偉大而且光榮的頭頂，現在就是差些我也心滿意足了，我們只得逆來順受。”

野玫瑰樹叢說：“那是不錯的。”

老灌木說：“這是不打緊的，我對你這樣說過。”

最近的白楊說：“可怕的庸俗的傢伙。”

沿蔭道的白楊們私語道：“可怕的……庸俗的……傢伙。”

(七)

冬天去了，春天來到。在柳樹頂上的中央透出一個小小的綠芽。

柳樹說：“嘿，你是誰嘍？”

新芽說：“我就是小蒲公英。我本來是在母親的頭裏的，同着許多兄弟姊妹們。我們各人有一把小傘。‘飛去罷，愛兒們，’母親說，你們去得愈遠，愈好。我不能再替你們多負責了；

我並不否認，我對於我所帶到世間來的孩兒們還有些放心不下。但這也是無可如何的；我希望你們會找到一塊地方，在那裏一個正直的蒲公英能夠自營生活。”

野玫瑰樹叢說：“是的，這正是一個小小的花兒母親的口吻。”

柳樹說：“還有什麼沒有？”

蒲公英說：“隨後來了一陣風，我們便一起飛到空中，被我們的傘帶着。別人怎樣我不知道；但是我記得天下起雨來了，於是我就被拋到這兒。當然，我想，等我乾了，我再可以飛去的。但一點也不成，因為我的傘已經被濺濕了。所以我不得不留在我所登的地方。我發現我自己是躺在泥土上，不禁大吃一驚。漸漸又來了更多的泥土，整個冬天我就躺在這裏面；現在我已萌芽了。這就是這件故事的始末。”

野玫瑰樹叢說：“真是件軼事呢。”

蒲公英說：“差不多罷。但是將來我會遭

逢些什麼呢？老實說，我會有許多東西再掉下地來。”

柳樹說：“我將竭我的力來幫你。我自己是飽嘗過憂患的；有你生長在我可憐的頭裏。在我真是很大的榮幸啊。”

蒲公英說：“對於你的好意感激得很。世上真是少有這樣的好意的，一個人遇到了便應該領受。但是，一切的言行，總要靠能力的；我恐怕運命裏注定了的苦難就在此了。”

柳樹很悲傷地說：“我知道你現在的心思。我不能遮蔽你，因為守園人把我雅緻的頭頂斬去了。我那上面的長樹枝都是很好的，無論怎樣我總不願沒有他們，不過他們沒有一點說得着的樹蔭，而我將來也永不會有別的頭頂了，那是很顯然的。所以你才怕太陽會過分強烈地射在你身上？”

蒲公英：“並不是！太陽愈是射在我的黃臉上，我愈是歡喜。不，看這兒，我所顧慮的是泥

土啊。”

橡樹說：“這也是最緊要的事情。不過那是柳樹的事。假如他要在他的頭裏爲花卉經營一爿飯店，他就得預備泥土；那是不消說的。”

柳樹問道：“是的，可是沒有泥土麼，我親愛的蒲公英？”

蒲公英說：“有的，並且還是好泥土；並不是說這個。我只恐怕牠還不夠呢。你一定知道我有一根怪長的根：簡直是一根棍子，我老實告訴你。當我長大了的時候，在地下至少會有六寸長呢。”

橡樹說：“我說！聽那個乳臭未乾的蒲公英在談論根喲！”

柳樹站了一會沒有說話，但是越發沉思了。野玫瑰樹叢安慰蒲公英，說了許多關於柳樹的雅事；小灌木說一切都不會有錯的；橡樹怨憤的問道：“一個人從一棵缺了頭頂的樹

究竟能不能有更大的期望呢？”

“現在聽着，”柳樹說，沒有注意到別個身上。“我要告訴你一點事情，我親愛的蒲公英，這是我不大講到的。你知道我是經歷過憂患，並曾失掉了我頭頂的麼？”

蒲公英說：“我聽見你這樣說過我也能看出，你在蔭道裏別的樹中間頗有些胆怯的樣子。”

“不要講到白楊們了，”柳樹苦惱地說，“他們是我的親屬，但是，因為我還是一根插木時被錯放了在這裏，他們就永不饒恕我。看看他們，再看看我，你就能斷定像我這樣的一個怪物定是這白楊們的莊嚴的蔭道裏的污點了。”

最近的白楊說：“他還留有幾分羞恥心呢”

所有蔭道裏的別的樹都私語着，表示他們的同意。

小灌木說：“你想得太利害了。一個人對於一件事愈想得多，便愈壞。我該早就死掉了，你知道，假如我爲了我所忍受的損失而站在這裏哭泣的話。”

柳樹說：“不錯，這或許會的。我們都是照着自己的景況處事，我就照着我的。我一點也不想放棄這賭注，但是我知道，我是個跛者，永不會變成別樣的。不多幾時以前，我想，我那上面的樹枝會變成新的頭頂了，不過那簡直是蠢事。他們生長，得意地搖擺，發青，他們所做的事，不過是如此。還有一層，我覺得我開始在衰頹了。”

野玫瑰樹叢說：“你說什麼？”

橡樹問道：“你是在衰頹麼？”

小灌木說：“是的，……那是最糟的事。”

最近的白楊說：“他向這般暴徒洩漏他深藏的祕密了。讓我們立得直挺挺的，低聲地私語，昂然向上看着蔭道裏的，親愛的兄弟

們！”

白楊們都私語着了。

柳樹說：“我是在衰頹了。我的頭頂裏在衰頹了。怎樣會不如此呢？在那上面夏天有泥潭，冬天積着雪，現在是充滿了泥土。我明明覺察得這洞是愈長愈大，愈變愈深了。我的木質快要腐爛掉了。殼還是很好的；當牠還很堅實的時候，我也就滿足了。隨後液汁能從我的根部走到我親愛的長枒枝上。唔……我想鳥兒們會來看我，因為他們是常來的；而且他們定會隨身帶着泥土，所以當我的洞逐漸變深時，泥土將時常增多。許多敗葉落在我可憐的殘缺了的頂上。我也的確相信在那上面有一條蚯蚓，他是怎樣上去的，我不知道；或許一隻鳥從他嘴裏把他掉了下來，但是他把樹葉拖進泥土中，吃了牠們，使牠們變成糞土。所以我說，像小灌木一樣，這是不打緊的。”

橡樹問道：“那末你快變成空的了？”

柳樹說：“是的。這是無可如何的，這並不是所要講的事情，但是現在不同了，因為這蒲公英是這樣地渴望。我帶了一朵可敬的花作為食客，又使牠感到致命的缺乏，這事永遠不許再說了。”

橡樹說：“誰聽見過一棵樹講這種話的嗎？”

野玫瑰樹叢說：“唔，這次我必須說我很贊成你。”

小灌木說：“我想他不會支持得很久的。”

蒲公英說：“謝謝你，你這好老柳樹喲。現在我能很有希望的繼續着生長了。我只要顧慮着今年。當我遣散了我的種子帶着他們的小傘飛到世界上去時，我便做完了所期望於我的一切了。我當然是高興的，假如他們中的一個會留在此地生在你身上。”

柳樹說：“多謝！”

最近的白楊說：“他接受了玫瑰樹叢和小灌木的同情……他對蒲公英道謝……而且他是我們的親屬……喔，可怕啊！”

沿蔭道的白楊們說：“可怕……可怕……可怕！”

黃昏來了之後又繼以暗夜，大家都睡了。風已息了，所以在白楊們中間簡直沒一點兒私語聲。但是田間的小山上的橡樹却對柳樹叫道：

“呸！……呸！……柳樹！……你睡着了麼？”

柳樹說：“我不能睡。在我的內部正是轟轟的響着，咬嚼着，滴流着，煎熬着呢。我能覺得這是愈走愈下的了。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使我十分憂愁。”

橡樹說：“你快變空了。”

“或者就是這回事罷。”柳樹很悲傷的說，“唉，萬事俱休了。不能救藥的事只得忍受着。”

橡樹說：“現在聽着我，柳樹。總而言之，我不喜歡你。”

柳樹說：“我不曉得我會得罪了你什麼。”

橡樹說：“差不多罷。我只想，你是這樣地驕傲，自從你來做插木之後。但是現在不必管了。我覺得非常替你擔憂，因為我聽見說你將變空了。留心些，這就是我所說的話。這真是大不幸啊。”

柳樹說：“我真不知道怎樣纔能去避免他。”

橡樹說：“我也不大知道。雖然如此，但我告訴你：留心些。且看你能否使所有拜望你的鳥兒們，在牠變成太深以前，把你頭裏所有的泥土刮出洞外來。”

柳樹說：“我決不傷害蒲公英。此外，我不想還有什麼危險。我的枒枝是青翠而繁盛，我的根也吸取得很好。只要根是健康的時候，一

一切都健康了；這是你和我都知道的。”

橡樹說：“當心些就是了。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是我知道的。我也可以告訴你我有個空心的叔父。”

柳樹說：“你有麼？是的，一個家族總有些悲劇的。你有你的叔父，白楊們就有我。”

橡樹說：“你還想不到他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涯呢。他是老得可怕，又空得可怕。是的，他頗有些像你，但是更加壞得多了。什麼都沒有留給他，除了一層很薄的殼和頂上的一兩根枯枝。他所有的根也差不多全死了。而且他身上常聚滿了鴟梟、蝙蝠，和別的危害物，他過的是可怕的生涯。”

柳樹說：“我聽了很是難受。”

橡樹說：“我不過說當心些！”

(八)

歲月如梭，留不住的時光流水般地逝去

了。

柳樹愈變愈衰頹，窟窿裏充滿了泥土，主顧們來得更多。在一個春天，那裏生了一個精緻的小芽，這棵樹當作他是蒲公英，便去歡迎牠。

小芽說：“嘿！你當我是誰啊？”

柳樹說：“我是極看重你的。不過你還是這樣幼小。我可以請問你的大名嗎？”

小芽說：“我是櫻楊梅樹，而且是棵頂好的。我自己的意思以為我和那些生長在邸宅花園中的是相等的。只要等到我結了果，那時我們就會知道了。”

柳樹說，“天啊！假如我能知道你是從那裏來的就好了！”

別一個嫩芽生了出來，明明看得出是一棵黑覆盆子樹的開端。第三個芽來了，生長成一棵可愛的小山槐。每年夏天有一對蒲公英。蜜蜂飛來，嗡嗡地叫着，吸取花蜜，帶着蜜飛到

蜂房裏去，蝴蝶兒在花間飛翔。這裏那裏的吮吸一點花蜜，又把來吃了。他們知道他們是不得不死的，所以也犯不着去節省。

柳樹說：奇怪得很！我但願知道這種好運是從那裏來的！”

老灌木說：“那可不必管：既來了就承受好了。”

野玫瑰樹叢說：“你將有個優美的晚年生涯。”

橡樹說：“你是愈變愈空了。記着我所告訴你的我可憐的老叔父。”

最近的白楊說：“他漸漸變得十分心靈衰弱了。”

沿蔭道的白楊們私語道：“十分心靈衰弱……十分心靈衰弱……心靈衰弱。”

山鳥是第一個拜望柳樹的，他每年回來好幾趟。有一天他驚惶萬狀的走來，問起他可不可以就在那裏藏躲。有一個可怕的孩子，已

經用氣槍向他射擊了一早晨了。

他說：“我每年的確是在這個時候被淹漬的。但是這同乳嗅未乾的孩子有什麼干係呢？假如我非喪失生命不可，我寧願在一個適當的網罟裏被捕。”

柳樹說：“我覺得還是被槍擊倒好些。那時你就永遠完結了。”

山鳥說：“我不贊同你。有生命的時候就有希望。你往往能登在網裏奮鬪，覺着或者會有逃脫的機會的。”

柳樹愁思縈結地說：“的確不錯，那就是我的情景。我也被捉在陷穽裏，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仍然依戀着生命。我現在已經到了幸福的老年，好像野玫瑰所說的。我只要知道，所有長在我頭裏的可愛的東西是從那裏來的？”

山鳥說：“那我可以告訴你，你不妨相信，他們大部分是我帶來的。”

於是他形容他如何喜歡各種紅的漿果。他尤其常到邸宅的花園裏去，那裏滿是最精美的東西。後來，當他在柳樹上坐下來消化他的食物時，他常常留下些東西。大概是種子這一類的東西。

柳樹說：“那是真的嗎？是的，當然是真的。所以我委實承認我所有的幸福都是你所賜的！”

或者是的：“山鳥說時帶着很自傲的神氣吹嘯了一下。“我們在世上都有我們自己的使命的，謝謝天……但是看着：當我活着的時候，就有一粒美麗的熟楊梅！”

他吃了楊梅就說：“哼！”“哈！”和“呼，”因為牠是這樣的精美。

他說：“這真和那些長在主人自己的花壇裏的一樣好呢。但是我想，牠是因為生在這裏，纔有了更好的香味，你這老柳樹啊。”

楊梅樹說：“我親愛的山鳥，你是常在邸

第裏的。你肯賞我個臉去對主人說我是在這裏成長了麼？”

山鳥說：“那個我決不肯幹的。第一層，好漿果所生長的地方，什麼東西都不能誘我去告訴別人。第二層，我近來長得這樣強壯而肥胖，我得稍爲當心些才好呢。如其不然，主人或者會這樣作想，楊梅放在燻山鳥的上面，嘗起來的滋味會加倍的好呢。”

楊梅樹說：“那是很討厭的，我知道主人會說過，除掉那許多長在我們家裏的，他不吃別的漿果，而我們又是極少的。我也聽見過一隻從意大利歸來的鳥唱過；我敢說，假如他知道我長在此地，他自己會爬上來採我的漿果呢。”

柳樹說：“上帝保佑我們！主人自己真會爬到我的頭頂上來嗎？那個榮譽我是受不起的！”

橡樹說：“這一定會的，因爲你天天在變

空。你今年的長樹枝沒有去年的那麼青翠了。你愈變愈像我的不幸的叔父了。你快到你的終局了。柳樹。”

柳樹說：“也許不錯。我們大家都得忍受我們的命運。我自己覺得我的殼愈變愈薄了；在牠裏面有許多洞，而且有兩處是深入下面的。”

最近的白楊道：“滾他的蛋！他是我們一族裏的恥辱。”

沿蔭道的白楊們私語道：“滾他的蛋？……滾……滾……滾！”

(九)

時候過去了；老柳樹竟還活着，這是難於相信的。

他的樹皮一大塊一大塊地掉下來，下面的洞已通到中間，所以有一天，一隻狐狸可以

從這個洞裏進去，又從那個洞裏出來。老鼠咬嚼腐敗的木質。只有三四棵枒枝留在上面了，他們是這樣瘦，連葉片也沒有一張，模樣兒是怪可憐的。



但是在頂上的花園從來沒有這樣的繁盛過。

楊梅樹招展着一朵朵很大的花，花又變為紅而重的漿果。黑覆盆子樹也已成長了，正結了果實。蒲公英照耀着黃橙橙的顏色；還有一棵小小的藍色紫羅蘭，和一棵只在太陽射得最强烈的午時纔開花的大紅繫蔭，還有一

棵長的麥穗在風前搖曳着。

野玫瑰樹叢說：“啊，你現在的景況比從前好得多了！因為你絕對不能不陷於憂患而失了你的頭頂，你儘可以說命運對你已經是很慈善的了，而且為你補償了不足。”

柳樹說：“那正是我所說的，我但願能夠當得起這所有的好運氣！在我的殼內我是愈變愈瘦了，我每年都要失掉一兩棵枒枝。”

橡樹說：“這將有很壞的結局。我預先警告過你了。記着我可憐的年老的空洞的叔父！”

小灌木說：“我敢說這將和平常一樣的結局。無論結局是怎樣來的，這在我們大家都是一樣。但是我以為柳樹總還有未了的壽命呢。”

最近的白楊說：“已沒有一點留着的痕跡可以表示他是屬於這一科的了。他自己的樹枝漸漸地枯萎了；他用來替自己扇風的，不

過是些奇怪的枒枝和樹葉，所以那是很對的。我們將不再說到關於他屬於我們的一個詞：靜些！”

沿蔭道的白楊們私語道：“靜些……靜些……靜些……靜些。”

一個下午，蚯蚓爬上那裏了。直到現在，他一向總是藏在泥土裏的，因為怕周圍的許多鳥兒。他是世界上頂長，頂強，頂胖的蚯蚓。

柳樹說：“哈，我親愛的蚯蚓，你好嗎？我知道你是在那裏，但我沒有看見你的榮幸。我很喜歡你待我這樣的好。你怎會恰巧走上這裏來的？”

蚯蚓說：“老實說，這的確是山鳥的不是。他把我從他嘴裏掉下來。那就是說，他只吃了我一半。其餘的我便退縮到泥土裏來。所以當我來的時候，我不過是半條蟲。”

柳樹說：“你依然是受歡迎的。你是整個或是半個，在我是沒有分別的。我自己曾失掉

我的頭頂，變得同一個可憐的跛者差不多。但是，你現在又都好了麼？”

蚯蚓說：“噢，是的！假如他們把我斬去一段，在我是滿不在乎的，立刻又會長好，只要他們不來打擾我。但是你可知道，這是在我的身旁長出來的，在他頭上帶着一頂這樣厚的帽子的，是什麼一種小嫩芽喲？”

柳樹說：“我不知道他。我是一年年地衰弱，不能識別長在我身上的一切了。你知道他嗎？”

蚯蚓說：“我想我該知道的！在兩年前把他拖進泥土裏去的，就是我。他是同這葉和莖連在一起的，我把葉和莖都吃了，我却奈何不得這個小子。這也不是怎樣古怪的，因為他是一個橡實。現在他已經出了芽了，他是棵小橡樹。”

“一棵橡樹！”柳樹說，不禁肅然起了敬畏之心。

蚯蚓說“他在前年秋天的大風裏吹到了此地來。這事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因為你正在軋軋作響，所以我就想，我們也許大家都要完結了。”

田間小山上的橡樹說：“你說的是些什麼喇？是不是我的一個孩子長在你的身上呢？”

老柳樹說：“是的，牠確是一棵小橡樹。這在我是很大的光榮呢。”

橡樹說：“這是蠢事，他一定快要死了。”

小灌木說“我們都要死的。”

(十)

一天，主人走下蔭道來散步。

他同着守園人和他自己的兩個孩子，一個男小孩和一個女小孩，他們到邸宅還不久，好奇地四面環顧，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切都是新鮮的。

主人用他的手杖指着老柳樹，問道：“那樣奇醜的老殘樹在那裏有什麼用呢？他把全蔭道都給破壞了。你明天想法去掉了他吧，守園人。看見了他真使我難受。”

因為那天他的心緒恰巧是這樣。

橡樹說：“現在來了。那是你的死刑的判決，你老柳樹呢。唔，你無須難過。我覺得，結果了倒比站着一天天地愈變愈空要好些呢。”

柳樹悲哀地說：“我們大家都依戀着生命的。我的食客們又將怎樣了呢？”

野玫瑰樹叢說：“他們該感謝他們活得這麼長久。”

小灌木說：“讓我們先看看發生些什麼事。我經歷過許多比這更壞的時候，然而我倒底還是逃免了的。”

站得最近的白楊說“謝謝天，這算是完了。”

沿蔭道的白楊們私語道“謝謝天！……謝

謝天!……謝謝天!”

次日早晨,守園人來了。他只帶着一把斧頭,因為他想把這腐爛的老殘柳去掉。只要打兩下就完事了。他正動手要打的時候,他的眼睛注射到頂上的黑覆盆子樹。這覆盆子是大而且熟。他伸出他的手,採了一粒吃了。

他說:“多麼奇怪的事!這同那許多在邸宅花園裏的好像是一樣的。天知道這怎麼會到這上面來的!”

“守園人!守園人!”

主人的兒子跑到蔭道裏來。他要看着這老柳樹倒下。守園人將黑覆盆子樹的事情告訴了他,又採了一粒覆盆子給他。

孩子說:“舉起我來。讓我自己來採幾粒。”

守園人舉了他起來,他用兩隻手拉着那裏的柳枝,拉得這麼利害,以至使牠們發出折裂的聲音。

於是他捏住了薄薄的樹殼，樹殼是這樣地脆，以至在他每隻手裏都掉下了一大塊。但是那時他驚喜交集地拍拍他的手，叫道：

“守園人！守園人！此地完全是一座花園。在黑覆盆子樹的旁邊有最可愛的楊梅……此地是櫻山槐……還有一棵可愛的小橡樹……還有野草……五棵黃色的蒲公英……一個麥穗，守園人……唔，多麼榮盛，多麼榮盛，我說，我一定要拿這個給姐姐看……給父親看！”

守園人說：“趕緊吃楊梅罷。因為這樹幹不得不砍下來，這樣所有的事都完了。”

“放我下來，”孩子說，手舞足蹈的。後來他站在地上了，他說：“你敢伐這樹。你聽見沒有？你可敢！”

守園人笑着說：“喔，但是我敢呢！你自己也聽見主人對我說的。”

孩子說：“我就跑去找父親。在我回來之

前,你敢碰一碰這樹。假如你敢相信我,我將向你報仇,當我有一天自己是主人的時候!”

於是他走上蔭道。守園人坐在溝裏等着,因為他想那是最聰明的辦法了。

他說:“這小傢伙也有主人的脾氣呢。”

老灌木說:“我告訴過你些什麼?你該常常聽着那許多懂事的人。”

柳樹說:“這是在可怕的緊張之中啊。我但願不要被嚇得粉骨碎身啊。事實是如此,這孩子拉了我好一把;天知道我是再也不能忍受了!”

野玫瑰樹叢說:“現在你得堅持着,直到我們看見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從來沒有知道這樣興奮的事。”

橡樹說:“我也沒有。但是這不會有好結局的,第一是你變空了。”

後來這孩子和主人一塊回來了。這孩子開始敘述他的故事。守園人滾起一塊石頭來。

好讓主人站在這上面看柳樹的頂。

他說：“唉，我從沒有見過像這樣的事情！這是的確的：那上面儼然是一座花園，還有我自己的楊梅，我相信！”

他採了一粒吃了。

他說：“唔，味道真不錯！我幾乎覺得他們甚至於比那些長在花園裏的還要好些呢。”

“要將這棵樹砍下來麼，父親？”

主人說：“當然不！這會要抱憾無窮的。唔，在全部地產上他是最出色的樹了！用一個圓環在頂上將他圍起來，守園人於是放一個欄杆在他周圍，這樣母牛們就不能來傷害他了。我們將永遠盡力之所及來保護這棵美麗的老柳樹。我是非常地喜歡他的。”

因為那天他的心緒恰巧是這樣。一個鐵環放在樹頂的周圍，又在底下放了一座欄杆。每回主人沿蔭道馳驅而來時，他停車在柳樹旁：

他對他的客人們說：“是的，這蔭道確是很雅緻的，但他們不過是些極尋常的白楊樹罷了。此地我能指些出乎尋常的東西給你看。不錯，我知道這看上去像是棵老殘柳，但是只要走到此地來看……。”

他們一個挨着一個跨出了馬車，踏上了石頭，羨慕這柳樹頂上的花園。

柳樹說：“假如那裏沒有環，我會破裂了。在我這樣可憐的跛者，真是何等的榮譽，何等的幸運喇！只要想主人真的爬上來吃了我的楊梅而且所有到邸宅裏來的賓客們都被帶來看我。”

橡樹說：“這簡直是奇聞，好像爲了變空反有酬報了。”

野玫瑰樹叢說：“這是件軼事。我將把這事一一告訴那棲息在我身上的鳥兒，好使這事遍地都被歌唱着。”

小灌木說：“這恰如我所告訴過你的一

樣。”

山鳥說：“總而言之，這多少還是我作成了這件軼事。不過，老實說我是喜歡懷舊的。那時一個人可以平安清靜地坐在此地。現在我們刻刻都要提防着，什麼人走來，豎直着他的頭，叫着：‘唔，我從沒見過！’或者，‘你會見過嗎？’或者，‘噢！’或者，‘啊！’”

最近的白楊說：“我有生以來從沒有知道過這樣的事。你們聽見主人怎樣談論他的驕傲而且莊嚴的白楊樹沒有？我們，一向是沿着這條通到他的邸宅裏去的路上站着崗，夏天和冬天，年復一年，大家都是筆直地……極尋常的白楊，他叫我們！而那個討厭的，庸俗的柳樹！……那個老朽的殘枝！……並且他是我們的親屬！……可恥啊！”

沿蔭道的白楊們私語道：“可恥啊！……可恥啊……可恥啊！”

(一一)

深冬的一天，起了狂風，直到林中一切樹木都軋軋作聲地折裂了。風咆哮着，疾捲着蔭道，所有驕傲的白楊們都搖曳得和蘆葦一樣，雪花飄得天地一色。

老柳樹說：“現在我再也不能支持了。”

於是他折斷了，一直斷到他的根。套在他頭的周圍的鐵環拋在冰地上轆轤作響。欄杆滾倒了。頂上的花園被風吹得風流雲散：黑覆盆子樹和楊梅樹，山槐和小橡樹，蒲公英和紫羅蘭都吹掉了；此後再無人知道他們作何景況。



蚯蚓恰巧就躺在下面，蠕動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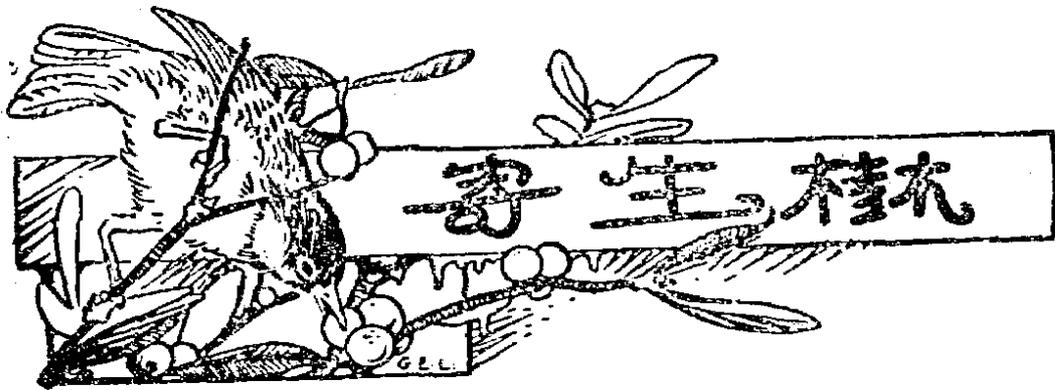
他說：“我受不了這個。讓他們把我斬成兩段……三段……但這却更壞。地硬得和鐵一樣。沒有一個可以鑽得進的洞。霜咬着我的薄皮。再會罷，你們大家。我快要死了！”

(一二)

春天，柳樹的殘枝被收拾乾淨了。但是主人命令不許新的樹種在他的地位。每次他馳驅而過時，他把這奇怪的竟有花園在他空頭裏的老柳樹告訴同他一起的人們。

野玫瑰樹叢把這事告訴鳥兒們，他們遍地歌唱着這故事。橡樹永不能明白，小灌木却說他是始終明白的。山鳥落在一個網裏，被吃掉了。

但是白楊們，和以前一樣地莊嚴與憤怒，依舊沿蔭道站着切切地私語。



(一)

就在守園人的花園的籬外，站着一棵野蘋菓樹，帶着彎曲的樹枝和醋一般酸的蘋菓。

她以前曾站在一個荊棘叢林中。但是荊棘已經死了，腐爛掉了；現在這蘋菓樹很孤獨的站在一個小小的青草的空地裏。

她是老醜，而且小。她只能從榛樹籬笆上面窺視到花園裏，看看橙黃色的蘋菓樹和赤褐色的蘋菓樹；他們帶着他們紅而且黃的大葉子站在秋天的日光中，閃閃發光，看來比野蘋菓樹重要得多了。

每天清晨，守園人的狗繞着籬笆蹣跚着走來，吸一口新鮮空氣，做一點運動。他已經失

了他所有的牙齒，並且只能用一隻眼睛看了。當他走到野蘋果樹那裏，他老是停頓一會兒將身子挨着她磨擦他自己。

“這是蚤，”狗說。

蘋果樹答道：“請一點兒都不要關心我。當你還不過是一隻小狗的時候，當守園人在你不服從時老是用他的鞭子鞭撻你的時候，從這時候起我們已是彼此相知的了。我往往喜歡替一個老朋友効勞的。不過，你有許多更近便的蘋果樹……在那裏，我的意思是說，在花園裏。你爲什麼不挨着他們磨擦你自己呢？”

狗說：“天所不計！一切榮譽都加在真蘋果樹身上；他們在他們的地位是很不錯的；但是你却生了許多節。”

這樹用了惱怒的聲調說：“我是真的蘋果樹。那裏的許多不過是人們爲自己享用把他們變了形的怪物。他們生長在守園人放着他們的地方，一任他喜歡的時候便採折他們；

我是野的和自由的,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狗磨擦他的身子,搖搖他那聰明的老頭:

他說:“你真該也參加到人們的服役中去,老朋友,那裏是很好很舒服的。像你我一樣的老頑固還會變成些什麼呢?當然,我們不得不做所需要於我們的事,但那時我們可以取得我們所需要的作為報答。”

蘋果樹譏諷地問道:“或者你在那兒得到了你的蚤了?因為你的確從他們那兒得到你所要的一切!”

但是狗已經行躑躅着走回花園裏去,並沒有聽見。

(二)

不多一刻之後,一隻山鳥飛了來棲息在一棵樹的最茂盛的樹枝上,他撲了撲他的翅膀,於是挨着樹枝擦他的喙。

“歡迎你,”蘋果樹說。



她知道,山鳥在他已經吃了東西之後,老要那樣做的,她當沒人攪擾她的時候,是一棵有禮貌的樹。

“謝謝你,”山鳥說了,繼續擦着他的喙。

這樹說:“你今天工作得太苦了。”

山鳥說:“在我的喙邊有一粒核。牠在那裏好像膠得很牢;我無論怎麼擦也不能把牠去掉。”

“你已經吃了些什麼?”

山鳥說:“我吃了些美麗的白漿果。我從沒有嘗過這樣好的東西;我是漿果的評判者。”

是你所知道的，牠是在很遠的什麼地方；我現在帶着這粒蠢核子已經飛了一天半了。我刻刻試着把牠去掉。……呵，牠去掉了，謝謝天！現在牠在你身上了，你老野蘋果樹呀。你看，你永不會除掉牠的了。”



蘋果樹快活地說道：“讓牠去得了，不要攪擾我。當天氣開始下雨和刮風的時候，她將走開去，一點也不錯的。”

山鳥飛開去了，蘋果樹站着沉浸在她自己原來的思想裏，核在她的樹枝上。薄暮的時分，大雨傾盆地落下，這核慢慢的從潮濕的樹

枝上滑下來，一直落到下邊。

“牠將掉下去了，”蘋果樹想道。

但是這核子並不掉下來。夜裏，一陣可怕的暴風發作了，一切的樹都軋軋作響，東搖西擺。在守園人的花園裏，橙黃色的蘋果和赤褐色的蘋果盈斗的掉下地來，但是這核子仍黏在牠原來的地方。

“唔，這真奇怪！”野蘋果樹想。

清晨老狗蹣跚走來的時候，這樹把這件怪事告訴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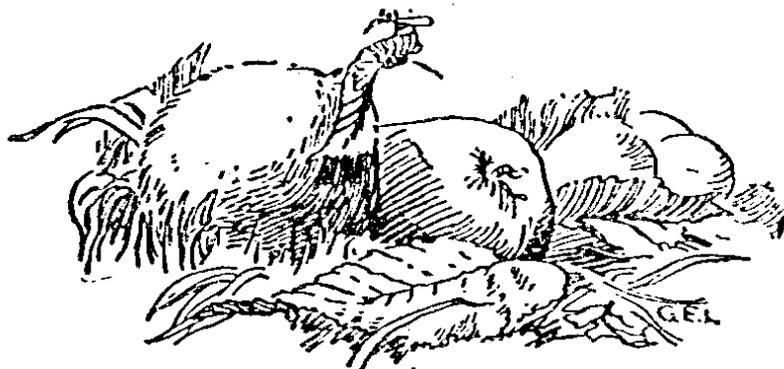
她問道：“這會是一種什麼小子呢？”

狗擦擦他的身子說：“我希望牠是一個蚤。誰都不會把他們除掉的。牠在你的週身跳嗎？咬你的嗎？”

蘋果樹回答道：“決不。昨夜，牠輕輕地滑到樹枝的下邊，因此，牠並不傷害我。”

“那末牠不是一個蚤了，”狗說。

(三)



秋天來了，一切在花園裏的好蘋果都被採集了，藏在高閣。沒有一個人留心到野蘋果樹的。她的蘋果留在樹枝上，直等到他們掉下地來，他們就躺在那裏腐爛了。但是這樹對着這種情形，很是快活。她知道小野蘋果樹會從他們生出新芽來，這正是她所以生他們出來的緣故。

冬天來了，帶着霜和雪。老狗整天的躺在客廳裏的爐子下面，野蘋果樹站在外面的雪中，帶着這奇怪的核子在她的樹枝下面。

當春天回來時，有一天老狗繞着籬笆蹣跚着走來。

牠比去年長高了些，他現在差不多另外一隻眼睛也完全瞎了，但是他找到了往蘋果樹那兒去的路，磨擦他的身子，所以她發覺他還有那許多蚤呢。

“一切都照常嗎，狗？”

“是的，蘋果樹……你也一樣嗎？”

這樹說：“哦，我將告訴你。我敢說你還記得山鳥帶給我的那顆核子嗎？喂，請看此地，不多幾時前，恰巧在牠所在的地方，我覺得有種極奇怪的刺戟，發癢，和作痛。”

狗說：“那末一定是個蚤了。”

這樹說：“聽着，這是一種最不快的感覺。其後我的樹枝在核子所在的地方膨大起來了……”

狗叫道，“這是一個蚤，這是一個蚤！這是毫無疑義的。只要挨着我磨擦你的身子，老蘋果

菓樹這確乎是公平的,我應該報答你的好意。”

蘋果樹問道:“一個蚤看來像什麼呢?”

狗磨擦了他自己說:“哦,他們就是那種小子,你知道,一個人簡直永沒有看見他們的時候的。”

“蚤有綠葉嗎?”

狗說道:“那倒不知道。”

這樹說:“來看看此地。在那裏……在我最低的樹枝上……恰恰在你的頭上……那是個蚤嗎?”

老狗站起他的後腳,眨眨他的瞎眼。

他說:“我不能看得這樣遠,但是我從不會看出在我自己尾巴上的蚤,所以那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

於是他偷偷的走了。

但是,一忽兒之後,一種微弱的聲音從蘋果樹的樹枝裏發出來說:



“我不是一個蚤。我是寄生樹。”

薊菓樹說：“唔我仍舊不懂。”



這聲音說：“我是和你一樣的植物。我將成爲一個樹叢……有根、樹枝、花、葉和其餘的一切。”

野薊菓問道：“那末你爲什麼不和我們一樣長在地中呢？”

寄生樹說：“那個恰巧不是我的本性。”

“那末你有一種醜陋的本性了，”蘋果樹說，很猛烈地自己搖動了一下，因此她的白花顛抖了。“因為我很明白，我將不得不餵養你，你這懶人！”

寄生樹說：“請你待我客氣一點吧。我已經把我的根固定在你的體內；我是一天天的長大。此後，我將開放出小小的綠花。他們是沒有什麼可看的；但是隨後漿果就會來了，美麗的，多汁的白漿果；山鳥對於他們簡直會發瘋呢。”

蘋果樹說：“山鳥是極美好的鳥兒。但是，假如他要來吃我，他可以吃我自己的蘋果。”

寄生樹說：“你別以為我有漿果是爲了山鳥的緣故。在漿果裏有一粒核子；在核子裏藏着我的種子。這核子是這樣富于黏性，以至貼牢在山鳥的喙上，等到他能在一棵好的老蘋果樹上擦掉了牠，這樹將做我孩子們的養母，正如你對於我一樣。”

蘋果樹說：“你是雅緻的科屬，我敢保證！難道你不以寄生在人家的勞力上為可恥嗎？難道你不能撒種在地上，像別人一樣，讓種子自己去照顧自己嗎？”

寄生樹說：“不，我可不能。我對你說明了也是無用的。我有幾分神祕和文雅，所以我纔超出於一般樹木之上。男人和女人們懂得這個。他們用了美麗而奇怪的軼事和山歌環繞着我。只要想想，全英國，他們不在天花板上掛我一束，簡直不能過聖誕節，那時，他們跳舞走到這一束下面的時候，他們纔許彼此接吻。”

野蘋果樹說：“哼，那是不足稱述的。在全教區中，沒有一對訂了婚的伉儷不坐在我的樹蔭下接吻。”

寄生樹說：“你弄錯了論點了。訂了婚的伉儷，無論喜歡在什麼地方接吻，就可以接吻的。但是那些在寄生樹下面跳舞的人們，即使他們沒有訂婚，也可以互相接吻。”

蘋果樹說：“你這可怕的，不道德的外國人！在你所過的這種生活裏，一個人是不能有什麼別的希望，唉，但願你將在冬天凍成碎塊。”

寄生樹回答道：“真的，我是不會做這樣的事的。當你的樹葉枯萎而且脫落了，你站在雪地中帶着你赤裸裸的枝條搖擺着的時候，我的枝條會是恰和現在一樣的鮮綠，你須得知道我是四季長青的：春天青，冬天也青。”

野蘋果樹惱得簡直不能作答。但是，第二天狗走來的時候，她都告訴他了。

這老狗說：“這樣他畢竟是一個蚤了。你得設法擦掉他才好，那是唯一救濟的辦法。”

蘋果樹說：“我不是一隻狗會跑去磨擦自己的。但是，叫一棵可敬的樹在牠的老年不能不忍受這樣的事情總是很難的。”

寄生樹說：“放安靜些！誰知道你終於會樂於要我的呢？”

(四)

次年的夏天，一位老教授，鼻樑上帶了一架眼鏡，背上負着一隻採集植物的大箱子，漫步穿過樹林走來。



他坐在野蘋果樹下面吃他的點心，但其

時他好像若有所思的光景，把他的頭仰過來靠在樹幹上，昂視到樹葉裏。

他忽然跳了起來，拋下他的夾肉麵包，耽耽地注視着寄生樹。他探下他的眼鏡，把牠們在他的上衣的衣緣上揩拭了，再把他們放在他的鼻樑上，繼續注視着。

然後他走進去找着老守園人。

他說：“守園人，你看見了那棵樹嗎？那是這全樹林中最特出的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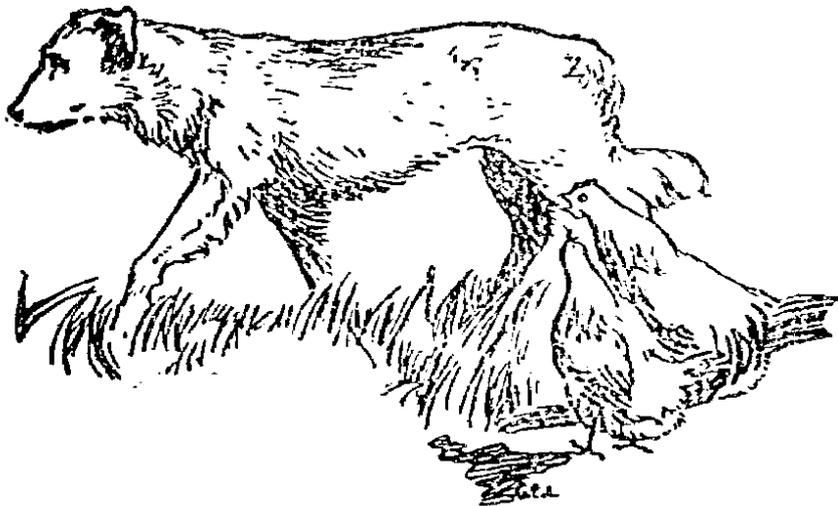
守園人說：“是在那裏的一棵嗎？唔，這不過是一棵老野蘋果樹罷了，教授。你該看看我花園裏的兩棵蘋果樹。”

教授說：“我一點兒都不寶貴他們。我願把世界上所有的蘋果樹來換這一棵樹。有一棵寄生樹長在她身上呢，你該知道，寄生樹在丹麥是最稀罕的植物。你要立刻在這樹的周圍放一座籬笆，這樣就沒有人能夠傷害她了。因為，假如她死了，這寄生樹也就要死的。”

一座籬笆被安放在老蘋果樹的周圍了。教授在報紙上寫了關於她的文字；每一個來到鄰近的人都不得不走去看看這寄生樹。

寄生樹說：“好麼？”

野蘋果樹說：“我親愛的小養兒，假如你需要什麼東西，爲了上帝的緣故，說罷。”



當守園人的老狗走出來要磨擦的時候，他呆呆的站在那裏，用了他的一隻半瞎的眼睛看着籬笆。

野蘋果樹很驕傲地說：“你可以走向花園去挨着真蘋果樹磨擦你自己了！我帶着一

棵寄生樹站在此地,要受十分小心的待遇.假如我死了,寄生樹也死了:你明白嗎!我是已經被寫在報紙上了,我是這樹林中最緊要的樹呢!”

“是的……你是那樣的!”狗說了,重新蹣跚着走回家去。



(一)

丁香花叢中起了可怕的騷動。

一絲兒風也沒有；可是樹枝從頭到底的搖動着，所有的樹葉都顫抖着，會使看的人眼花撩亂。



金絲鳥棲息在樹叢上度他的午睡，這是他的習慣；可是樹枝在他下面搖得這樣利害，使他合不上一隻眼睛，他便十分驚惶地飛到花樹裏去了。他問他的夫人那好好的樹叢究竟有什麼事情呢；可是她正孵着她的蛋，忙得不能來回答。於是他問他的鄰人，白頭翁；白頭翁搔搔他的黑瓜皮帽，莫名其妙的搖了搖他的頭。

他說：“我不懂樹叢的言語。但是有些事是不大妙。我今天早晨就注意到了，當我坐在那裏唱歌的時候。”



於是他在花樹裏挨着金絲鳥坐了下來，
他們倆都注視着這希奇的樹叢

(二)

丁香花叢的唯一事情就是樹根發怒了：
他咆哮道：“我不能不坐在此地替全家
作苦工！一切工作都是我做的。我一定要替枝
葉和花兒準備食物，還要緊緊地支持着他們，
否則風會立刻把全盤東西都吹掉的。誰會想
一想像我似的一個忠僕，那裏的那些好傢
伙曾否想起別人也要一點兒休養的嗎？我聽
見他們談春天陽光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但
是我自己從來得不到一點兒的。我的確一點
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只知道春天裏他
們大家好像發了瘋似的狂吃。這在冬天實在
是一塊好地方；那時一個人能夠從容不迫的
作事；在此地是又溫暖又安樂。可是等到天氣
變暖的時候，樹根就有困頓的生活了。”

樹枝叫着說：“好好的握緊了泥土，你老樹根呀！風起了，有暴風蘊釀着呢！”

樹葉私語道：“多送些食物給我們，你黑樹根呀！時間還長得很呢，在全家都長足以前。”

於是花兒唱起歌來了：

“水是一種恩物，
快快給我們送些！
因為，在酷熱中，
飲水煞是甜蜜。
允許我們的請求罷，
你醜陋的樹根呀！
請送水來，
從這一邊！”

樹根咆哮道：“呵，那不就是我所說的嗎？我是受盡了折磨。但是我們不久也就要完結了，我要走上來好好的在雨水中洗滌一下，叫太陽照在我身上，這樣，人們會看出我是和其

餘的一樣好呢。嘿，你翩翩的樹枝，是不值兩個銅元的！我爲了你們這樣的一羣懶人工作得厭倦了，我快有一個例假日了。握緊些，因爲我要放棄了！”

樹枝叫道：“懶人，的確！那是你所知道的一切，你蠢笨的樹根！我們至少也和你做的一樣多呢。”

樹根問道：“你們你們做些什麼嘞，我倒要請教！”

樹枝說：“我們一天到晚叉開了腳，把綠葉舉起在陽光裏。我們在每一邊都得展開我們自己，這樣他們可以大家得到一樣的分量。假如你能看到此地，你會看出我們中的幾枝就爲了這努力彎曲了的。不，你可以叫樹葉們是懶人，假如你一定有人來讓你出出怒氣的話。”

樹根把這事思索了一會，最後的結論以爲這是很靈清的。於是他開始對着綠葉很利

害的大發雷霆。

他咆哮道：“你想我做你的僕人要多久呢？我給你一個警告，從這月的一號起，我要給你一個警告了！以後你可以開始替你們自己做些工作，你懶惰的樹葉！”

樹枝們也開始輪着來謾罵，對樹葉叫道：“樹根是不錯的！你們須得使自己有些用處，我們也這樣說，我們帶着你們已經帶倦了。”

他們高聲地軋軋作響，爲的要加重他們的話。

樹葉輕輕地說：“公平緩和些罷，你黑樹根呀！并且，假如你不是這樣的像煞有介事，你長樹枝呵，你便不會高高地叫，因爲，教人家發覺你們是怎樣的笨，伯畢竟是討厭的。你以爲我們不和你們一樣有我們自己的工作麼？”

樹枝伸長了他們自己說，“讓我們聽，讓我們聽！”

“讓我們聽聽這個！”樹根說，竭力使自己

變得堅硬。

樹葉私語道：“你們難道不曉得我們是準備食物的麼？你們難道以為文明人能把牠生吃的嗎？當樹根把牠從地下取出經過樹枝送上來的時候？不，牠先要走到我們那兒來；當我們接受了牠，我們就點了火在日光裏養起來，直到一切都預備好了可以吃的時候為止。你難道叫那個是沒有用嗎？”

“唔！”樹枝說，帶着不安的樣子軋軋作響，
“或許有些道理的罷。”

他們起始對樹根解釋了，因為樹根還沒有十分明白；他也覺得這話講得很合理的。

一忽兒之後，樹葉起始再低語道：

“因為你們一定要侮辱人，為甚不去找花兒呢？他們比我們的無論誰都要穿得體面；他們住在樹的頂上，最近太陽。而他們做了些什麼呢？你們或者知道的，因為我敢說我們委實不知道！”

樹根咆哮道：“對極！我們不願再臣服牠了。請把你們自己報告出來，你懶惰的穿得好好的花兒！你們有什麼好處喇？爲甚我們這般人要替你們作苦工呢？”

花兒們左右搖盪着，把他們的芬芳的香味吹送到空氣裏。別人要問了三次才能得到一個回答；但那時花兒們唱道：



“日光照射着的地方，我們浮盪，永遠夢想

... ..”

樹葉們說，“是的，我們相信你們！你們就叫那個是工作嗎？”

可是花兒們重新唱道：

“日光照射着的地方，

我們浮盪，永遠夢想，

光明，歡樂和愛情，

一切天上的榮幸，

終於將從黑土裏升起來的嫩芽

帶着了千百隻小小的，丁香花的眼睛。”

“瞎說！”樹葉低語着，“瞎說！”樹枝叫起來，“瞎說！”樹根咆哮着，當接受了這個解釋之後。

他們大家同意，他們爲了那些懶惰的花兒工作是一件大恥辱，爲了怒不可抑，他們又搖盪作響，大叫大咆哮起來；這變了一個可怕的騷動。

但是花兒們不過對他們笑笑，歌唱道：

“樹葉私議，樹根怨謗！

花兒一點也不覺悲傷。

櫻色的長枝呵，雖則你們苦叫，

却沒有一朵花兒停止了夢想！”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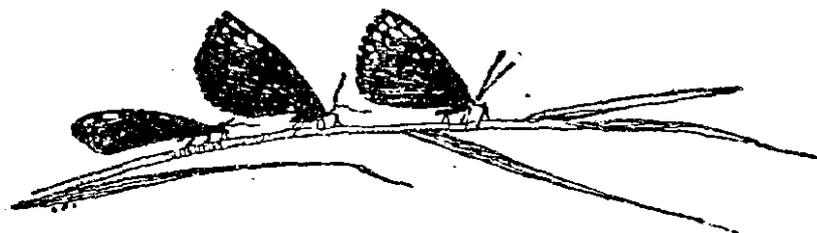
夏天過去了，現在是秋天。

嫩綠的樹枝披上他們的冬裳，樹葉是沒有冬裳的。他們爲了這個非常煩惱，並且很不自足，直到他們使自己得了黃痘病。於是他們死了。一片一片地，他們落下地來，最後他們一大堆地躺在橫紋的老樹根上。

但是花兒們早已衰頹不堪了。在他們的原處，有許多奇怪的難看的風一吹就要沙沙作響的東西。當第一次冬天的暴風吹過這丁香花叢之後，他們也掉落了，除了赤裸裸的樹枝以外什麼也沒有剩下來。

樹枝嘆道：“啊！我們現在不會反對和

你易地而處的,你黑樹根呵!現在你在地下有着很舒服的時候了。”



樹根沒有回答,因為他在思索什麼東西。貼近他的旁邊,你一定知道,躺着一個奇特的小東西,他簡直認不出是什麼。

“你是一種什麼東西喲?”樹根問道,但是得不着回答。

“有可敬的人替你說話,你不能回答麼?”樹根又說。“看來我們是鄰居,我們應該彼此相識,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這古怪的東西堅執着不說話,樹根沉思了一冬天,詫異着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後來,在春天,這個東西膨大了,長得胖胖

的。一天，一個小嫩芽從牠上面發了出來。

“晨安！”樹根說。“祝你春天快樂！或者你現在以爲適合於回答我六月來所問你的話了：我有這樣的榮幸同你說話麼？”

“我是花兒的夢，”這個東西回答道。“我是一粒種子，而你是一個笨伯。”

樹根將這事思索了一回。被人叫作笨伯他倒並不在意，因爲當你是樹根時，你必須屈受別人的凌辱。不過他不能十分了解關於花兒的夢的那句話，於是他請求更進一步的解釋。

種子說：“我覺得這土地於我還是太硬，穿不過去，所以我不妨和你談談天。你瞧，當你們在夏天和他們爭吵的時候，我正是睡在一朵花裏，我聽見了你們所說的一切，我對你們笑了一回，相信我；但是我不敢加入這個談話：因爲我尚未成熟，還不能談話呢。”

樹根問道：“唔，不過現在你是大了，我想

你可以談話了罷?”

“大得來一點也看不起你!”種子回答說,同時,在地下生了一個可愛的小根。“我現在有我自己的根了,用不着屈受你任何的輕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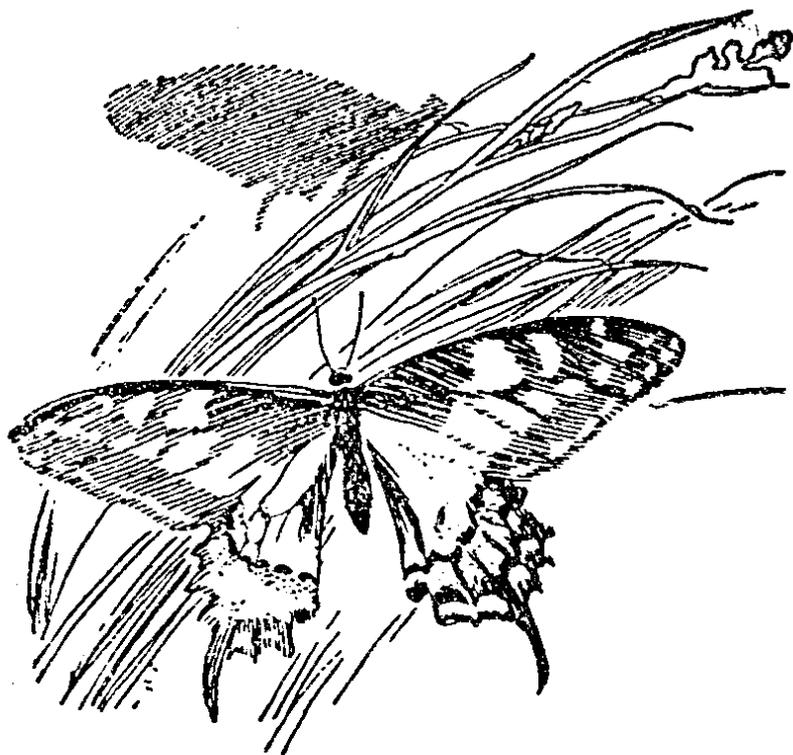
老樹根真的大大的張開了他的眼睛!但是沒有說話。

種子說:“然而我仍喜歡以禮貌待你。畢竟,說起來時,你總是我的父親。”

“我是嗎?”樹根問了,竭力顯出了不得的神氣。

種子回答道:“你當然是。你們大家都是我的父母。你在泥土裏給我預備食物,樹葉把牠在陽光中煮熟。樹枝把我擎舉在空氣和亮光裏,但是,我在花萼的底裏,花兒搖盪我,作着夢想;在她的夢中對着野蜂的耳朵低語,好讓他們將她的夢告訴別的丁香花。你們大家都對我盡了力;我的生命,我感謝是你們所賜與

的。”



這事給了樹根一點思索的東西。在他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差不多已是仲夏的時候了。但是，當他糊塗的頭腦裏已經明白過來之後，他用非常客氣的聲音問那樹枝，有沒有一棵美麗的小丁香花叢站在他們的近旁。

樹枝回答道：“的確有的！但是你只要留神着你的事情就得了！風吹得這樣利害！就在

這一剎兒我們會都被吹倒的。”

樹根說：“你不要怕！我將握得緊緊的，我只要告訴你那個小小的丁香花叢是我的孩子呢。”

樹枝笑道：“哈，哈，哈！你以為你這樣的黑老樹根會生出那樣可愛的小孩麼？牠是比你所能想像的還要美麗新鮮和青翠。”

樹根很驕傲地說：“無論如何牠總是我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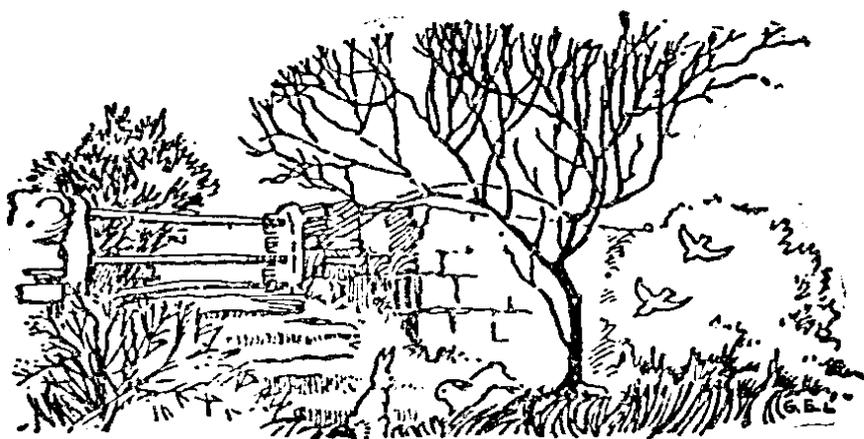
於是他把種子那裏聽來的話告訴了樹枝；樹枝又把牠複述給所有的樹葉。

“唔，哪！”他們大家說；於是他們知道他們是一個大家族，在這個家族裏各人都要照料他自己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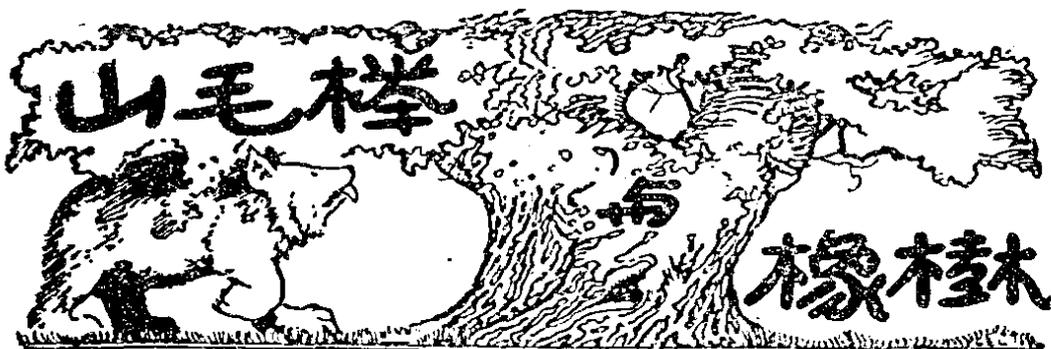
“靜些！”他們彼此說：“我們當心不要攪擾了花兒的夢。”

這老樹根辛苦的工作着，好像他是被雇了來的，給預備許多食物；樹枝努力伸直，衝開，

彎曲,以供給適當的陽光和空氣;樹葉在暖暖的夏天的微風裏舞動,看上去好像他們什麼事都不做的;但是,在他們裏面,有上萬的小廚房在燻炙着,烹煮着呢。”



在這樹叢的頂上,花兒坐着作夢,歌 唱道
“可愛的小小的種子呀,唱睡歌罷!
花兒將死,葉兒將落。
你在黑土中低低的唱,
你,將長成一個美麗的樹叢,
帶了葉兒和花兒
使六月的良辰薰染着芬芳!”



(一)

是在古昔的時候。

沒有滿佈着房屋，街衢和高聳的禮拜堂的塔頂的城市。沒有學校，因為沒有多少孩子；而且那些孩子也是從他們的父親學習用弓箭射擊，在鹿所藏匿的地方打鹿，殺了熊用他的皮來做衣裳，用兩塊木頭一同磨擦了取火。當他們澈底地知道了這些，他們的教育就算是完成了。

也沒有什麼鐵路，或是耕種了的田地，或是海上的航船，或是書籍，因為沒有人能讀。

除了樹木之外，差不多什麼都沒有。



不過樹木却有的是。從海濱到海濱他們是滿處站着，每條河裏和湖裏都映照着他們的影子，伸出了他們巨大的樹枝直參天際。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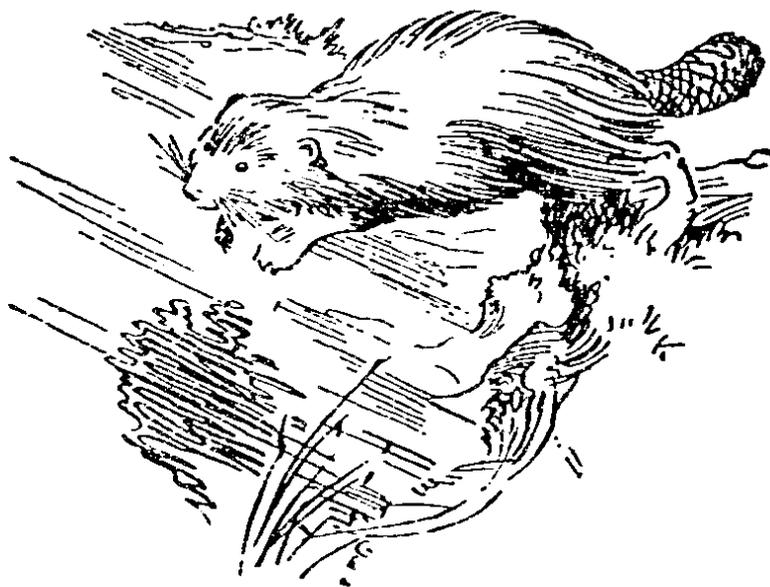


們屈身在海濱，把他們的樹枝浸在沼澤的黑水裏，從高山上驕傲地俯視着平地。

他們大家彼此相知，因為他們屬於一個大家族，而且他們是以此自傲的：

“我們都是橡樹，”他們說，把他們的身子舉了起來。“我們享有陸地，而且我們管理牠。”

他們是很對的，因為那時只有極少的人民。在別方面說，除了野獸就沒有什麼了。熊、狼和狐狸追逐覓食，鹿在沼澤的邊上吃草。



林鼠坐在她的洞外吃橡實，海獺在河堤上造他的精巧的房子。

(二)

後來，有一天，熊苦步徐行而來，在一棵大橡樹下面直挺挺地躺下。

“你又在那裏了麼，你這強盜？”橡樹說，搖落了一堆枯葉在他身上。

“你實在不該這樣浪費你的樹葉的，老朋友，”熊說了，舐着他的腳。“他們是你用來遮蔽太陽的唯一的東西。”

橡樹驕傲地回答道：“假如你不喜歡我，你走好了，我是大地的王，無論你在什麼地方看去，你除了我的兄弟們之外找不着別的。”

熊咆哮道：“對極，那正是討厭的地方。我在外面有過一次小小的旅行，微微受了一點損傷，那是在南方的一個鄉間。我在那兒山毛櫸樹下面小睡了一下。他們是高瘦的樹，不像



你們這樣彎曲的老傢伙，他們的頭頂是密得連陽光都穿不過去，在那兒睡一下午真是快樂呢。

橡樹好奇的問道：“山毛櫸樹他們是什麼樹？”

熊說：“你也許願意你有山毛櫸樹一半的美麗，不過我現在這忽兒不和你多談了，我當着一個可惡的在我一隻後腿上射了一箭的獵戶，不得不走了一哩多路，現在我要睡了；或者承你好意將給我休息，因為你不能給我樹蔭。”

熊躺下來，閉了他的眼睛，但這時他睡不着，因為別的樹都曾聽見了他所說的話，於是來了一陣在樹林中從來沒人知道的談話聲和急語聲和樹葉的沙沙聲。

一個說道：“天知道那些是什麼一種樹！”

別一個說道：“當然這件故事，是熊要我

們輕於相信的。”

一棵聽着大橡樹們在講話的小橡樹問道：“葉子密得連陽光都穿不過的樹會像什麼呢？”

但是挨他站着的一棵多節的老樹，用了他低下的一條樹枝在小橡樹的頭上打了一下：

他說：“住嘴。非到你有事要講的時候，不許講話。你們別位無須相信這熊的無稽之談。我比你們高得多。我能從樹林上面看得很遠，但是就我所能看到的地方，除了橡樹便沒有別的。”

小橡樹變得羞慚滿面，靜默無聲，別的大樹輕輕地互相私話着，因為他們對於這老樹有很大的敬意。

可是熊爬了起來擦擦他的眼睛。

他忿怒地咆哮道：“現在你攪擾了我的午睡，我將對你們報讎，不容害怕。當我回來時，

我將隨身帶些山毛櫸的種子，我敢担保你們都會妒羨煞了的，當你們看見了這新樹是如何美麗的時候。”

於是他疾馳而去了。

但是橡樹們把所告訴他們的奇怪的樹互相講了好幾天：

小橡樹說道：“假如他們來，我們就打死他們！”

可是老橡樹在他頭上打了一下：

他說：“假如他們來，你要對他們客氣些，你這小狗。但是他們不肯來呢。”

(三)

可是這是老橡樹錯誤了的地方，因為他們果真來了。

秋天，熊回來了，在老橡樹下面躺了下來。

“我將使你們對於那兒下面的人們具有好的敬意。”他說，在他蓬鬆的衣服上摘去了

一些怪有趣的東西。“看看我帶給你們的東西吧。”

橡樹問道：“那是什麼呀？”

熊回答道：“那是山毛櫸。山毛櫸種子，正是我所允許你的。”

於是他把這種子踐踏到泥土裏，準備再走開去。

他說：“這是件可惜的事，我不能留着看你們將如何煩惱，但是那些橫衝直撞的人類變得這樣討厭。他們殺了我的妻子，別天又殺了我的一個兄弟，我一定要找一塊我能安居的地方，難得有一塊地方留給一個老實的熊居住的，再會，你多節的老橡樹！”

當熊已經蹣跚走去時，這些樹很正經地互相看着。

老橡樹說：“讓我們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吧。”

當春天來時，草是青青的，鳥兒們在他們

上次離去的地方開始歌唱，花兒從地上湧了
起來，一切都似乎新鮮而有精神。

只有橡樹們依舊帶了沒有葉子的樹枝
站着。

他們互相說道：“來得最後是非常別緻
的。林樹的王在全體同伴集合之前是不到
的。”

但是最後他們也到了。樹葉從肥大的新
枝上生出來，這些樹彼此看着，並且彼此稱讚
着他們的好容貌。小橡樹已經長大了好些。這
教他自命不凡，以為他現在有加入談話的權
利了。

“熊的山毛櫸樹來得還不多呢？”他譏諷
地說，但同時很不安的看了看常常打他頭
的老橡樹。

老橡樹聽見了他說的話，別的也是如此。
但是他們沒有說什麼。他們一個也沒有忘掉
熊曾說過的話；每天早上，當太陽照耀時，他們

偷偷的往下窺看山毛櫸已經來了沒有。其實，他們頗有些不安，但是他們很驕傲，所以也不去講牠。

最後有一天，小芽從地上長了出來。太陽晒着他們，雨落在他們身上，所以不久他們就長得很高了。

“我說，他們是多美麗嘍！”大橡樹說，越發盤曲了他們的彎曲的樹枝，這樣可以把他們看得更加清楚。

“在我們中間你們是被歡迎的，”老橡樹說，給了他們一個譎然可親的點頭。“你們將做我的養兒，恰巧同我自己的孩子有一樣的好時候。”

“謝謝，”小山毛櫸說了，不再加一個字。

但是這小橡樹不喜歡這奇怪的樹。

他用厭煩的聲調說：“你生長的樣子真是可怕。你已有我一半高了。我可以求你記着，我是比你老的多而且是屬於一個好家屬的。”

山毛櫸用着他們小小的綠葉笑笑，但是沒有說什麼。

老樹客氣的問道：“我要不要把我的樹稍微彎向一邊呢，這樣太陽更好晒在你的身上？”

山毛櫸回答道：“多謝，不過我們在樹蔭下也能長得很好的。”

(四)

一個夏天過去了，又是一個夏天，以至無窮，山毛櫸繼續生長不已，終于長到小橡樹的頭上。

橡樹叫道：“約束着你的樹葉。你阻當了我的光線；那是我不能忍受的。我一定要有適當的陽光。把你的樹葉拿開罷，否則我將死了。”

山毛櫸不過笑笑，仍舊繼續着生長，最後他們在小橡樹的頭上遇着了，於是他死了。

“那是不行的。”大橡樹們怒號道，忿怒地搖動他們的樹枝。

但是老橡樹左視着他的養兒們。

他說：“他是咎有應得！那是他夜郎自大的酬報。我說這話，雖則他是我自己的骨肉。但是你們現在要當心些，你們這些小山毛櫸啊，否則我也將打你們的頭了。”

(五)

多年過去了，山毛櫸繼續着生長，逐漸變成了苗條的年輕的樹，長到老橡樹的樹枝中間了。

老橡樹說道：“你開始侵犯我的嗜好。你該試着長厚些，不要向空裏這樣長。看看你的樹枝是怎樣觸出來的，好好地把它們彎曲着，像你看見我們做的一樣。當尋常的暴風來時，你將怎麼辦呢？拿我來說罷，這風巧妙地吹動了樹頂！他屢次蕭蕭瑟瑟地穿過我的老樹

枝：你想你帶了那軟弱的觸在空中的裝飾怎樣脫身得了呢？”

年輕的山毛櫸說道：“每一個人都照着他自己的方法生長，我們便照着我們的。這就是我們故鄉所行的方法；我們敢說我們是完全和你們一樣好的。”

橡樹說：“那不是對一棵在枝子上長了青苔的老樹所講的客氣話。我正在失悔我是對你太客氣了。假如你的性情中有一點誠敬，就請把你的葉子略為移在一邊些。去年，我下面的枝子上極少有新芽，都是爲了你阻擋了我的光線的緣故。”

山毛櫸回答道：“我們看不大出那於我們有什麼相干。一個人照顧他自己的事情已經夠忙了。假如他是勤懇有成的，那末一切於他都是很順利的。如其不然，他一定要知足的去受窘迫。這就是世界的法則。”

橡樹的下部的樹枝死了，他于是驚惶得

了不得。

他說，“你們是良善的人，你們是！你們酬報我的好客的方法！當你們小的時候，我讓你們在我腳旁生長，為你們遮蔽暴風雨。每當太陽照射的時候我總讓他照在你們身上，我待你們好像你們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樣，現在你們窒息我，當作了酬謝。”



山毛榉說：“瞎說！”於是他們開了花，又結了果實；果子熟時，風吹動了他們的樹枝，將牠散佈在周圍。

風說：“你是和我一樣的積極的人，因此我喜歡你，很高興助你一臂。”

狐狸在山毛榉的腳下打滾，在他的衣裳上裝滿了這多刺的果實，帶了牠走遍各處。熊



也同樣地做了,並且嘲笑這老橡樹,當他躺下來在山毛櫸的蔭影下休息的時候。這林鼠喜歡她所得的新食物,覺得山毛櫸的乾果比橡實的滋味要好吃得多呢。

週圍長了新的小山毛櫸樹,長得恰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快,顯出青翠而且快活的樣子,好像他們不曾知道什麼是壞良心似的。

老橡樹憂愁地從樹林上凝望出去。鮮綠的山毛櫸的樹葉從各方面探出頭來,橡樹們嘆着氣互相訴苦:

“他們是從我們手裏奪取我們的權力,”他們說,爲了山毛櫸們盡力搖動他們自己。“陸地不復是我們的了。”

一枝一枝相繼而死,暴風吹折了他們,把他們拋下地來。老橡樹現在只有很少一點兒葉子留在他頂上了。

他莊嚴地說:“結局已臨在眼前了。”

但是現在陸地上的人比先前多了許多,

他們趕快把橡樹砍下來，當還有幾棵存留着的時候。

他們說：“橡樹做木材比山毛櫸好。”

老橡樹說：“我們終於得到一點讚美了。但是我們要把我們的生命來作報酬呢。”

於是他對山毛櫸樹說道：

“我想着什麼呀，當我在你們年青時助長你們的時候，我做了一個何等的老笨伯！我們橡樹做過陸地上的王；現在呢，一年復一年，我不得不看着我週遭的弟兄們死在抵抗你們的奮鬥裏。我自己是差不多完了；我的橡實沒有一粒萌芽的，多謝你的樹蔭，但是，在我死之前，我却樂於知道你們何以稱呼你們的行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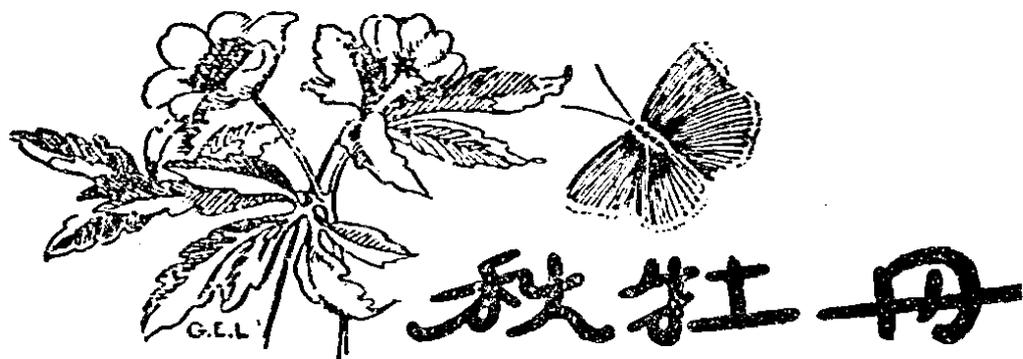
山毛櫸們回答道：“那是容易說的，老朋友！我們名之曰競爭；這不是我們的發明，這是統治世界的道理。”

橡樹說：“我不懂你們的那些外國語，我

稱之爲卑鄙的忘恩負義。”

於是他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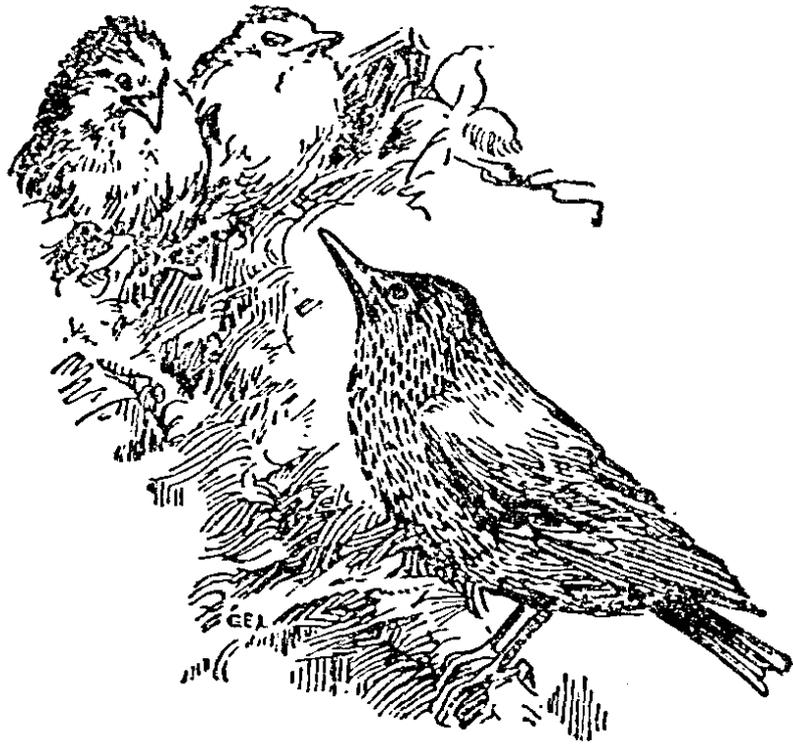
(一)

“吡喂!吡喂!”夏雞飛過林中的沼澤時這樣的叫着,“春姑娘正在來了!我在我的腳裏和翅膀裏能夠感覺到的。”

躺在泥土下面的新草聽見這個消息,立刻開始萌芽,從老而黃的草稈中間愉快地探出頭來,因為草總是非常急急忙忙的。

樹林中間的秋牡丹也聽見了夏雞的叫聲,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肯出現到地上來。

“你千萬不要相信夏雞的話,”他們互相私語。“他是個輕浮的漢子,不好相信的,他老是來得太早,一來就立刻叫喊,不,我們要安靜



地等待着,直到噪林鳥和燕子飛來的時候,他們是感覺敏銳的,莊重的人,他們是不會受欺騙的,而且他們知道自己的任務。”

後來噪林鳥來了。

他們棲息在他們的避暑別墅前面的一個樹枝上,向他們周圍觀望:

“像往常一樣,太早啦,”噪林鳥先生說:
“沒有一片綠葉,也沒有一個飛蠅,除掉去年

的一個堅韌的老蠅，還值不得張開口來的。”

噪林鳥太太一聲不響，也不見得很快活。

“假使我們只要留在我們的山外的溫暖的冬房裏就好了！”噪林鳥先生說。他不高興他的妻子不回答，因為他很冷，所以他想稍為談論一下或者會使他好些。“但這是你的過失，正像去年一樣。你老是這樣忙得要命的趕到這個國度裏來。”

“假如我是急忙的話，我是知道所以然的理由的。”噪林鳥太太說。“你如果不知道，那才是你的羞恥；因為他們是我的蛋，同樣也就是你的蛋呀。”

“天所不許！”噪林鳥先生憤怒地回答。

“我何嘗否認我的家族？或者你另外還希望我在寒冷中唱歌給你聽吧？”

“不錯，那是我所希望的？”噪林鳥太太用他所不能拒絕的聲調說。

他立刻盡力的吹嘯起來。不過，噪林鳥太太

太一聽到第一個音調，她就撲着她的翅膀，用她的喙來啄他。

“你快安靜些罷！”她忿怒地叫道，“唱得這樣悽慘，叫人聽了覺得非常傷感。你還不如去看看秋牡丹長出來了沒有。我想這正是時候了。再則，一個人往往覺得暖和些，當有別人也在顫抖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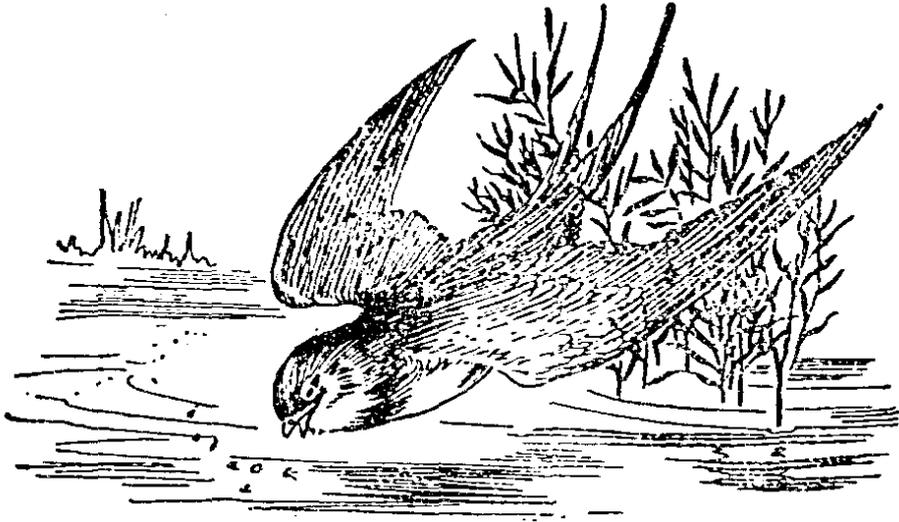
秋牡丹一聽到噪林鳥的第一次吹嘯，他們就小心地從地裏觸出他們的頭來。但是他們依舊這樣緊緊地褶在他們的綠色外衣裏，誰都不大看得見他們。他們像是可以變成無論什麼東西的綠芽。

他們私語道，“太早呢，噪林鳥來叫我們是一種羞恥。世上連一個可以信託的人也沒有了。”

後來燕子來了。

“咀咀！”他吹嘯着，用他的長而尖的翅膀在空中箭一般的飛過去了。“出來，你們這般

傻氣的花兒!你們看不見春姑娘已經來了嗎?”



可是秋牡丹們已經變得很小心了。他們祇把他們的綠外衣稍微推在一邊，探出頭來。

“一隻燕子不會把夏天帶來的，”他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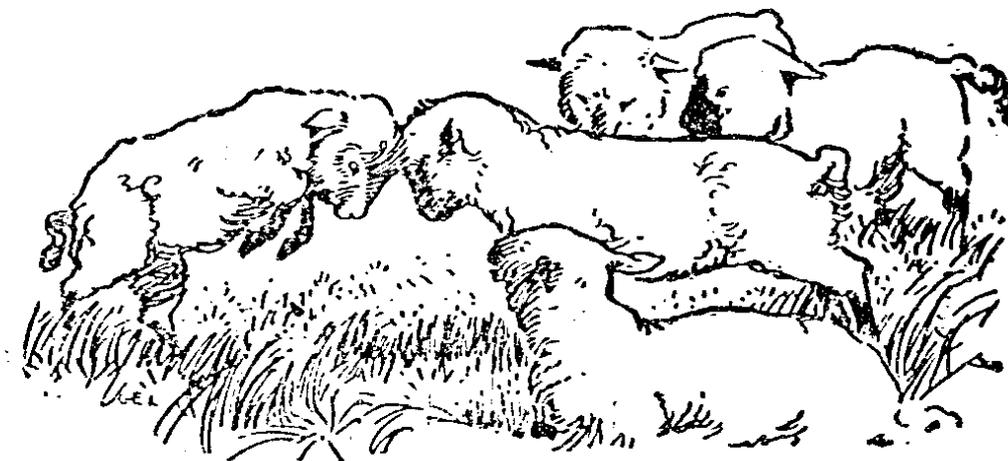
“你的太太是在那裏啣?你不過來看看這裏能不能生活罷了，你現在正是想騙我們哩。但是我們還不致於笨到那樣呢。我們知道，我們一傷了風我們就完了。”

“你們是一羣懦夫，”燕子說，在守園人的屋頂的風信機上坐了下來，眺望風景。

但是秋牡丹站着，等待着，覺得很冷，他們中的一二棵，忍耐不住了，便在日光中脫去他們的外衣，夜裏的寒冷殺死了他們，他們的慘死的故事傳遍花間，引起了極大的恐怖。

(二)

於是，在一個溫和而且靜寂的晚上，春姑娘來了。



沒有人知道她是什麼模樣，因為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她。但是大家渴望她，多謝她，祝福她。她穿過樹林，捫觸了花和樹，他們就立刻萌

出芽來，她走過馬房，解脫了家畜，叫他們到田裏去。她一直走進人們的心裏，使他們快樂。她教頂端正的孩子難於在學校裏肅靜地坐在他的長櫬上，而且引起了許許多多的錯誤在練習簿上。

但是她並不是一下子就幹了這一切事的。她一夜復一夜地幹她的事情；誰渴望她最利害，他就一逕去了。

所以就在她到的那一夜，她一直到秋牡丹那兒去了，他們裹在他們的綠外衣裏，再也不能壓制他們的耐心。

一，二，三！他們已裹在新近熨平了的白外套裏，看去是這樣新鮮而且美麗，噪林鳥唱着他們最美好的歌曲，純粹因為看見他們時的喜悅。

秋牡丹說：“啊，此地是多麼可愛！太陽是多麼暖和！鳥兒唱得多麼好聽！這比去年要好一千倍了。”

但是他們每年都是這樣說的,所以這是無足重輕的。

現在還有別的許多,當他們看見秋牡丹出來了,便變得十分瘋瘋癲癲。有一個學生,他要立刻放暑假;還有山毛榉,他氣惱極了。

他說:“春姑娘,你還不立刻到我這裏來嗎?我是比那些傻秋牡丹要重要得多的,我實



在再也管不住我的嫩芽了。”

春姑娘說：“來了，來了！可是你要給我一點充裕的時間呀！”

她向林中走去。每走一步，秋牡丹就多開一朵。他們密集的繞着山毛櫸的根，謙抑的俯他們的圓頭，一直到地。

春姑娘說：“自由自在地仰望着上面，在明亮的日光裏尋歡作樂罷。你們的生命是很短的，所以當生命持續的時候，你們便應該享受其中的幸福。”

秋牡丹照她對他們說的話做了，他們伸直他們自己，在各方面展開她們的白花瓣，盡量地吸收日光。他們彼此舐觸着頭兒，把他們的梗子纏繞在一起，歡笑了，快樂得異常。

“現在我不能再等了，”山毛櫸說，突然生出葉子來了。

一葉復一葉從牠的綠蓋裏爬了出來，展開在風中飛舞。整個的綠頭頂在地上環曲而

成一個拱形的大屋頂。

“天呀，這樣快天就黑了嗎？”秋牡丹問道，他想天氣已變得十分黑暗了。

“不，這是死，”春姑娘說。“現在你是完了。這於你和世上最好的都是一樣的。一切都要萌芽，開花和死。”

“死？”幾個小秋牡丹叫道。“我們定要死得這樣快麼？”

幾株大秋牡丹氣惱得臉上通紅。

他們說：“我們全都知道的！這是山毛櫸在殺死我們。他偷取了日光給他自己的樹葉，妒忌我們有一絲兒光線。他是個醜醜的壞東西。”

他們站着埋怨，哭泣了好幾天。於是春姑娘最後一次來穿過林中了。她還有橡樹和幾個別的容易暴怒的老傢伙要拜望的。

“現在好好地躺下來在地裏睡着，”她對秋牡丹說。”反抗痛苦是沒有用的。明年，我會

再來甦你的新生命。”

有些秋牡丹照她對他們所說的話做了，但是別位繼續把他們的頭觸在空中，長得這樣醜而且瘦，所以看上去覺得很可怕。

“噫，可恥啊！”他們對山毛櫸樹葉說：“這是在殺死我們的。”

但是山毛櫸搖動他的長枝，以至棧色的殼掉下地來。

“直等到秋天，你這小笨蛋，”他說着笑了。“那時你會知道了。”

秋牡丹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當他們盡力伸長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折成兩段，枯萎死了。

(三)

夏天過去了，農夫已經從田裏載回了他的穀。

樹林仍是綠的，不過黑一點而且，在許多



地方黃而紅的葉子出現在綠葉中間。太陽在他夏天的炙熱的工作之後也疲倦了，很早地便上牀去睡。

在夜裏，冬天偷偷地穿過樹木，看看他的時候會不會快來。他找到了一朵花，他客氣地吻着她，說



“唔，唔，你還在那裏嗎？我看見了你很是喜歡。留在你所在的地方罷。我是一個無害的老人，連一隻蒼蠅也不會傷害的。”

但是這花在他接吻時顫抖了，鮮明的露珠從她的花瓣上掛下來，同時凍成了冰。

冬天常常經過樹林。他在樹葉上吹氣，直到他們變黃，或者吹在地上，直到甚至於躺在地下，等着春姑娘允許過再來的秋牡丹們，也覺得他的氣息，直顫抖到他們的根上。

他們彼此說：“哎，這是多麼寒冷！我們如何能支持得過冬天呢？我們一定在他沒有過去之前就要死了。”

冬天說：“現在我的時候來了。現在我用不着再在夜裏和賊一樣偷偷摸摸的走了。從明天起，我將直看到每個人的臉上，咬他的鼻子，使他的眼裏奔流出眼淚來。”

夜裏暴風大作了。

“讓我看你萬物一掃而空，”冬天說。

暴風服膺了他的命令。他狂吼着飛馳一般地穿過樹林，搖動樹枝，直到他們軋軋作響而折裂了。凡是衰頹的都凋落了，而那些堅持着的也不能不彎曲着向各方面倒下來。

“一切的榮華都去了罷！”暴風怒吼着，扯

去了樹葉。“這不是裝飾你們的時候。雪立刻要到樹枝上來了；那又是一件事。”

一切樹葉倉皇的掉下地來，可是暴風不讓他們平安地躺着。他把他們挽在腰裏，和他們跳舞在田野，在高空，再進到樹林裏，把他們捲成一大堆，再把他們向各方面吹散，一任他性之所至。

直到早晨暴風方才厭倦的歇了下來。

他說：“這時你們可以平安了，我快歇下來了。要到我們的春天掃除時再來。那時我們又可以有一次跳舞了，假如那時你們還有幾個留着的話。”

樹葉休息下來了，全地球上像是鋪着一層厚厚的地氈。

秋牡丹們覺得天氣已經很溫和了。

他們彼此問道：“我不知道春姑娘倒底已經來了沒有？”

他們中的一個叫道：“我還沒有預備好

我的芽呢!”

別的同聲喊道,“我也沒有呢!我也沒有呢!”

但是他們中的一個冒險探頭到地面上來。

“晨安!”枯了的山毛櫸樹叫道,“未免嫌早了點呢,小姐,但願你不要受着傷害!”

“那是春姑娘不是?”秋牡丹問。

“還不是呢,”山毛櫸樹回答,“這是我們,就是你在夏天所氣惱的綠葉。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豔麗,一點也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了。我們是享樂過我們的青春的。經過一番荒唐的生活的,你知道。現在呢,我們躺在此地,保護一切地下的小花來抵抗冬天。”

“就在這時候我要在我的赤裸裸的樹枝裏凍死了。”山毛櫸說,發怒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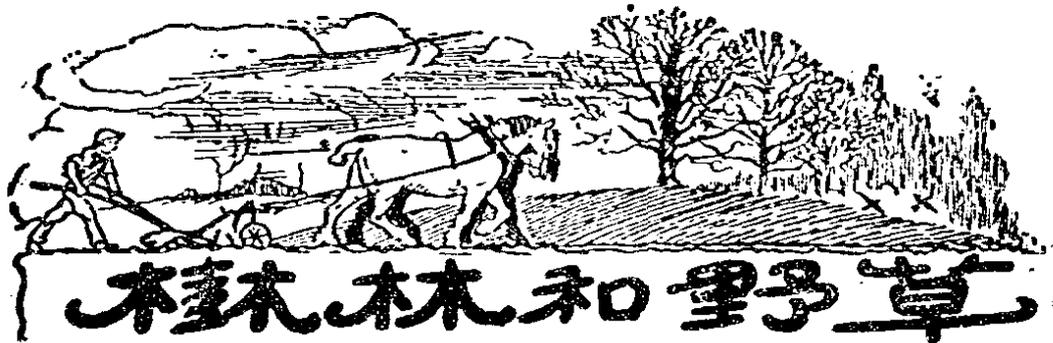
秋牡丹在地裏談論這事,仔細地思索着。
“那些親愛的山毛櫸樹葉喲!”他們說。

“請你明年暑天把這事記住了,當我長葉子的時候。”

“我們要的,我們要的!”秋牡丹們私語道。

那件事情被允諾了,但是允諾是從來不會遵守的。





(一)

從前有一處美麗的樹林，全林有幾千株瘦長的樹，在枝葉繁茂的樹頂中充滿着歌唱和密語。

她的周圍有田畝和草地，農夫的房屋就建築在那里。田和草地青青可愛，農夫工作極勤苦，對於他滿載而歸的收穫非常喜悅。但是樹林聳立着宛如這田地的主婦，高出於他們一切之上。

在冬季，田畝平曠憔悴，草地像是結了冰的大湖，農夫縮作一團坐在爐旁，惟有樹林依然直立，帶着她的赤條條的樹枝鎮靜如常，一

任風霜雨雪的吹打。到了春天，草地和田畝都回青了，農夫出來開始耕種。但是樹林新芽茁發，成爲盛大的美景，誰也休想能夠描寫：花卉立在她的腳邊，陽光照在她青翠的樹巔，羣鳥的唱歌，即在最小的矮樹叢中也有應和之聲；芬香、歡樂和光輝的色彩廣布在一切地方。

夏季的一天，樹林正站着在搖舞她的枝條時，她的眼光投射在一種有趣的褐色東西



上，這東西朝着西面蔓延在小山上，她以前從未見過。

“你是什麼東西？”樹林問道。

“我是野草，”褐色的東西說。

“我不知道你，”樹林說。

“我也不喜歡你：你是又醜又黑，你的樣子不像田呀，草地呀，

或者我所知道的任何東西。你能生葉嗎。你能
開花嗎？你能唱歌嗎？”

“我的確能夠，”野草說。“在八月裏，你的
葉子開始枯萎時，我的花就開了。于是我全體
變得一片紫色，比你所見過的任何東西都要
美麗。”

“你是吹牛！”樹林說：談話于是中止了。

(二)

明年，野草爬下山，向樹林裏蔓延起來。樹
林明明看見，但是不說什麼。她想，對這種醜惡
東西講話，是有失她的身份的；但是，在她的心的
深處，她是感到恐懼了。于是她使自己更青
翠更美麗，顯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但是，野草每年走近前來。他現在已經蔓
延全山，來到樹林的籬笆外了。

“滾開！”樹林說，“你煩擾我。當心你不要
碰着我的籬笆！”

“我正要越過你的籬笆，”野草說。“我正要到你的中間來，吃掉你，毀滅你。”

樹林于是大笑，直笑到她的葉兒全體顫動了。

“這樣說來，你想這麼辦了，是嗎？”她說。

“只要你辦得到！我恐怕你一口吞不了我。我敢說，你以為我是像一塊小田地，兩步就能跨過的。但我是隣近最有勢力最重要的份子，你也許知道。我將即刻唱我的歌給你聽，或者就會改變你的意見了。”



于是樹林開始歌唱了。一切鳥兒都唱花

卉們也抬起頭來唱。最小的葉兒也營營地和着，狐狸正把一隻胖小雞吃到一半，也停止不吃，用他的尾巴拍着拍子；風吹過樹枝，吹出一種調子，應和着樹林的歌聲：

“美麗的樹林裏
舉行最歡樂的會聚，
木堇在野玫瑰叢中，
依紫羅蘭以棲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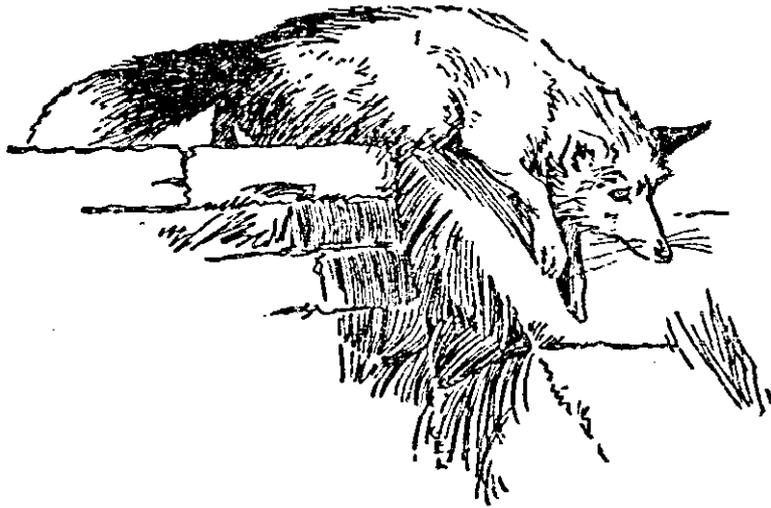
“小鳥們在石葦中翱翔上下，
沒有一個鳥兒飛時是孤單的，
木匠爲愛人編一花冠
其中漿果和椎樹參合在一起。

“麋鹿、狐狸和野兔都大張筵席，
小毛蟲顧盼花間；
大大小小都跳舞起來了，
天上的太陽也在躡躑。”

“你對於這個有什麼話說呢？”樹林問道。
野草一聲不響。但是明年，他蔓延過籬笆
來了。

“你瘋了嗎？”樹林驚喊道。“我不許你過
籬笆來！”

“你不是我的女主人，”野草說。“我說過
我要如此做，我現在就得做了。”



樹林一面招呼狐狸，一面搖她的枝兒，因此有大量的榲實落在他的身上，並且留在他的皮裏。

樹林說：“狐狸，到野草裏散播榲實去。”

狐狸說了一聲“你說得不錯，”就緩步行去。

兔子，貂，以及老鼠都照樣做去。烏鴉爲了老朋友的關係，也來幫忙，風也抱着樹枝搖撼着，把榲實紛紛的吹到野草裏去。

樹林說：“對了，現在我們靜待將來的結果吧。”

野草說：“好，我們等着吧！”

過了一些時候，樹林由青而枯萎，野草逐漸蔓延，彼此都不說話。後來，在一個晴和的春天，新生的小小的山毛櫸和橡樹從地底下探出頭來，望着野草。

樹林勝利的說：“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麼？我的樹要年復一年的長大，一直長到又高又強壯。後來就要遮住你；太陽光射不進來，雨也滴不到你的身上。你要死亡，以作傲慢的懲罰。”

野草只是搖着黑樹枝說：“你不了解我。

我的強壯是你所不知道的，你的樹不會變綠的，我底下的泥土鞏固得和鐵一樣，你的根却沒有這樣的深，到等明年再看吧，你所喜歡的小東西便都要死了。”

樹林說：“你說謊！”

但她是恐懼了。

(三)

明年，果如野草所說，小橡樹和山毛櫸都一般死亡了，現在樹林的恐怖時代到了，野草逐漸逐漸的散布開去，各處都是野草代替了紫羅蘭和秋牡丹。小樹一棵也長不大，叢林凋萎了，老樹開始在他們的頭頂裏枯死了，這是一種普遍的災殃呵。

“樹林裏不再有什麼樂趣了，”夜鶯說。

“我想，我將往別處築巢去。”

“唉，幾乎沒一棵適宜的樹存留着可以棲息的了！”烏鴉說。

“土地變得這樣堅硬，再也不能爲自己掘一個合式的洞穴了。”
狐狸說。

樹林智窮力竭了。
山毛櫸向天展開他的樹枝求助，橡樹在靜默的失望中也拳曲着他的枝兒。

“再唱一會你的歌呀！”野草說。

“我已經忘記了，”樹林憂鬱地回答。“我的花是凋零了，我的鳥兒已經飛去了。”

“那末我要唱哩，”野草說。

于是他唱：

“太陽在東方更顯得明朗的時候，

一個美麗的歌曲傳布曠野；

野草閃耀出光彩來如血如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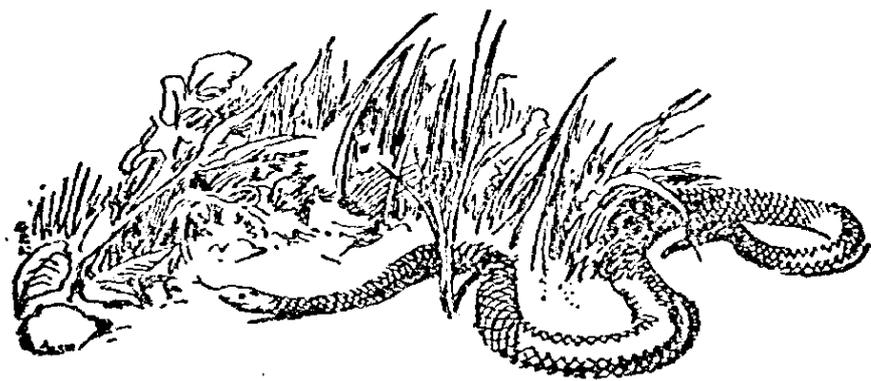
當樹林更加接近秋天的時候。

“在澤地上草綿鎮天地

飄舞牠的白而長的帶子；

青蛇和蝮蛇無聲無息地

穿過成叢的野草的梗子。



“夏雞在擺蕩的秣草上跳躍，

百靈鳥的音調高出雉鳩的怒鳴，

其時駝背的水獺在靜默中

從他靜僻的澤地的住所爬行。”

(四)

歲月漸漸的過去，樹林的景况愈變愈壞了，野草蔓延復蔓延，直到樹林的別一頭，大樹死了，風起雨降時，遂即倒下，於是躺在地上腐爛，長滿了野草。後來只有十棵最老最強壯的樹存留着；可是完全幹空頂禿了。

“我的時代是過去了，我一定要死了，”樹林說。

“哦，我早就對你這樣說的，”野草答道。

於是一般男女對於野草的侵蝕樹林也恐慌起來了。

“我到那里去取木料供給我的工場呢？”木匠叫道。

“我到那里去取木柴煮飯呢？”良妻驚喊。

“唉，冬天我們到那里去取燃料呢？”老人嘆息說。

“春天我同我的情人到那里去散步呢？”青年問道。

他們對着可憐的老樹望了一回，看看有沒有什麼法子可想，後來他們便拿了鏟子和鶴嘴鋤，跑上小山去，到那野草發軔的地方。

“我是掘不進的，你還是省省力罷！”野草說。

“唉，不能！”樹林歎息說；但是他現在是十分衰弱，沒有誰能聽見他說的是些什麼。

但是他們不關心這些。他們鋤了又鋤，直鋤入堅硬的地皮。於是他們運了泥土來傾入穴中，加以肥料；於是再種些小樹。他們盡力保衛他們，很愛惜他們，設法使他們避去東風。

一年又一年，小樹漸漸長大了。他們站在墨黑的野草中間好像許多發亮的青碧的斑點；再過了些時，有一隻小鳥飛來在一株樹上築了一個巢。

“哈啦！”男子歡呼道。“現在我們又有新的樹林了。”

“沒有誰敢於挺身而出來抵抗人類的，”

野草說。“事情不妙了。所以我們要遷移了。”

但是老樹林還留下一棵樹，她只在頂上有一條青枝了。這里有一隻小鳥停下，告訴她那邊小山上長成的新樹林。

“謝天謝地！”老樹林說。“誰不能親身做的事，誰一定留給他的孩子做去。只要他們有點好處！他們的樣子是這樣的纖細呢！”

“我敢說你以前也是纖細的，”鳥說。

老樹林對於這並不說什麼，因為就在這時候她是完了；所以，我的故事當然也是完了





(一)

林中的某處,住着一般好朋友,彼此靠得緊緊的。

那兒有山蘿蔔,在她頭上好像有着什麼東西似的,但是並沒有;有碧藍而謙恭的鐘花,有比什麼都要溫和,紅艷和文雅的石竹;還有一些尖葉草,又嫩又綠,不過很是可憐,假如有人只要看看他們,他們就感激極了。還有些固著在一棵樹的殘枝上面的青苔;還有榛樹,他在他們中間要算是最美麗了,一來因為他是樣這偉大,二來尤其因為梅花雀在他上面築了巢的緣故。

朋友們從沒有一句話。



他們大家照管着他們自己的事情，彼此各不相犯。薄暮的時分，一天的工作做完了，他們便傾聽梅花雀的歌唱。否則在榛樹的樹枝中會有軋軋的響聲；好像神出鬼沒一樣的作怪；否則尖葉草就會輕輕地，沒意思地切切私語；不過這聲音有時也

覺得很悅耳，當你疲倦了，良心上又一無牽掛的時候。

假如那一個朋友遇着什麼快樂的事情，他們大家都覺得歡喜，當石竹和鐘花萌芽時，榛樹奉獻他的慶賀，梅花雀撥動他最長的頸

音尖葉草派了一個代表，恭恭敬敬地鞠了躬，灑了一滴露水似的熱情之淚。當小梅花雀從蛋裏爬了出來時，所有的朋友們都快樂得好像他們自己有了孩子的一樣。

樹林外面來了許多鳥兒的吹嘯聲和唱歌聲，不過這是和朋友們無關的。有時一隻鹿會跳躍而來，或者一隻狐狸偷偷地走過；有一次一隻受驚的兔子躲在榛樹下面，同時鎗聲在四周砰然發響；獵狗也在狂吠。他們會好幾



天在一起談論這樣的事情。不過他們隨後又轉為平靜了；時候就慢慢的到了夏天。

(二)

後來,一天早上,石竹覺得非常不舒服。

她的莖和葉變鬆軟了,她覺得她的根上很痛,她的花兒是這樣古怪和寬鬆,她想。

她在埋怨不舒服的時候,山蘿蔔和鐘花說他們也覺得一樣。尖葉草也是如此,不過那

是不好算數的,因為他們老是人云亦云,青苔沒有作聲,不過那也並無關係,因為沒有人去請問他。

“我們需要雨,”榛樹說,

“再沒有別的事了。這還沒有影響到我,不過我想將來總要影響到我的,你們是這樣短瘦;所以你們最先感覺到。”



尖葉草點點頭以爲這話在榛樹是講得極好的，別個都低垂了他們的頭。梅花雀盡力歌唱去鼓舞這般病了的朋友們。

不過他們一病就不起了；而且一天壞似一天。

“我想我快死了，”石竹說。

尖葉草非常客氣地說他們已經半死了。榛樹也覺得不舒服，梅花雀覺得空氣太沉重了，他一點也不高興歌唱。



傍晚的時候，他們正在談論這事，他們聽見了同樣的訴苦聲，在大樹林發出來的私語裏，在牡鹿的鈴聲裏，在狐狸的嘶叫裏，在青蛙的咯咯的叫聲裏，在洞裏老鼠的尖聲裏。園丁和農夫走過時也談着這個；他們仰望着明朗的天，搖搖他們的頭。

“我們明天也不會有雨呢，”園丁說，“我的小樹快要死了。”

“我的穀是受了摧殘了。”農夫說。

次日早晨，朋友們非常驚惶，在他們彼此相顧的時候。

他們幾乎不能被認得清楚了，他們的樣子是這樣難看，帶着枯黃的垂着的葉子，凋殘的花兒和乾燥的樹根。只有青苔看去和平常一樣。

“你不覺得怎樣嗎？”榛樹問道。

“是的，我覺得。”青苔說。“不過我是看不出的。我可以躺在此地死了一個月，還好像是

活着，很好的樣子。我真沒有辦法。”

“我將走上去找雲。”梅花雀說。

於是他飛入空中，飛得這樣高，在別人看來簡直是沒有了；他回來說有一片雲在遠遠的西方。

“請他來，”鐘花用微弱的聲音說。

於是梅花雀再飛起來，立刻帶回了傷心的回答，說是雲不能來。

“他本是喜歡來的，”梅花雀說。“他在那裏和着雨懸掛得疲倦了，可是他不得不等待風來到他那裏的時候。”

“請了，”石竹說。“謝謝你們和我在一塊兒過的歡樂日子。我再也不能支持了。”

於是她死了。所有的朋友們彼此憂鬱地相覷着。

“我們非捉住了風不可，”榛樹說。他的生命比別人要長些。“否則我們個個都要完了。”



次日早晨，風偷偷地走來了。他來得很慢，因為他也厭倦了這耐不住的乾燥了；不過無論如何他總得來巡行。

“親愛的風呀，”山蘿蔔說。“帶點雲兒給我們吧，否則我們都要死了。”

“沒有雲呢，”風說。

“那是不確的風，”梅花雀說，“有片美麗的灰色的雲在遠遠的西方呢。”

“真的嗎？”風說。“啊……我現在恰巧是東方啊，所以我不能幫助你了。”

“轉過來，親愛的風，給我們帶來這塊雲罷，”鐘花客氣地請求。“你能隨着你所喜歡的地方吹去，我們將終生感激你呢。”

“你將得到全體的感謝呢，”榛樹說。

“全體，”尖葉草說。

“我敢說”風說，“不過我並不是像你們所意想的一樣。你們相信我是自己作主的，因為我走來走去，有時吹刮得斯文，有時利害，有時

溫和,有時鋒利,但是我簡直是受命於主人的一隻狗。”

“那末誰是你的主人呢?”梅花雀問道。

“我願往他那裏去,即使他住在天涯地角。”

“啊……夠了!”風說。“我的主人是太陽。我奔走着他的命令。當他在一處照得很強烈的時候,我就同暖空氣一同起來,從別的地方帶着冷空氣,沿着地球飛去。他是東是西都不關我的事。”

“我不懂這個,”梅花雀說。

“我也不懂這個,”風說。“但是我幹這個!”

於是他歇了下來。朋友們站着垂頭喪氣,簡直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們只有死了”山蘿蔔說。

“假如我曾經活過了冬天,”榛樹說,“我想我能忍受這個了。不過這是很難的。”

從沒有活過冬天的,鐘花和山蘿蔔懷疑

冬天是否真的會比這個還要壞。梅花雀夢着
他在那裏渡過冬天的南方；尖葉草拋棄了游
戲。

“你的樹枝能達到太陽嗎？”山羅蔔問榛
樹。

“你能飛上太陽嗎？”鐘花問梅花雀。

但那是他們做不到的；日子過去了，不幸
也就增加了。林中靜無聲息，沒有一隻鳥吱吱
地叫，狐狸藏在他的洞裏，鹿躺在樹蔭下，從嘴
裏伸出舌頭來喘息，樹木低垂着枝兒站立着，
好像他們是在送葬似的。

於是鐘花搖他所有的鐘，好像在樹林之
上搖着喪鐘。聲音很低沉微弱，不過仍能高揚
在空中有如一首禱詞：

“我的藍色的鐘兒合奏着求雨。

落在塵滿和荒蕪的地方，

那兒的嫩芽憔悴得面目蒼黃，

不再有燦爛而芬芳。”

有誰聽見這個是難于知道的；而朋友中也沒有誰說一句話。但是，在那個瞬間，他們大家清清楚楚地聽見有人說話；隨後他們都知道這就是太陽，他是榛樹的樹枝達不到而梅花雀也飛不上去的，可是他已經聽見了鐘花的叫苦：

“我並不是喜歡照射，而是不得不如此照射，所以我實在不能幫助你。我不能不環繞着別的比我大一千倍的太陽走我的路程。我不能在我的路上走歪一步；我不能依我自己的意思送下一道光線來”

“我不懂這個，”榛樹說。

“我也不懂這個，”太陽說，“但是幹這個。”

“我知道一個可憐的山蘿蔔是什麼都完了，”山蘿蔔就在同時同地死了。

(三)

夜來了，大家以爲這是他們最後的時辰了。

但是鐘花忽然抬起了他的發痛的頭，傾聽着。

他想他聽見了一滴雨點落下時的聲音……現在又來了一點……落在了一張葉子上發出拍然的響聲，又是一點……又是一點……。

他們大家甦醒了，當大雨傾盆注下的時候。

可憐的尖葉草站了起來，不幸的青苔有了新的勇氣。梅花雀唱起歌來了，唯則是在黑夜。榛樹歡樂地搖擺着，以至幾乎把梅花雀的幼兒都搖出窠外來了。

林中的一切都復活了。夜裏充滿了快樂。園丁和農夫從他們的牀上爬起來，在雨中相遇，和顏悅色地彼此拉拉手。

雨接連下了兩夜，兩天，有時落得溫和，有



時利害。土地用乾渴的嘴盡量飲水，樹根從地裏貪心不足地吸收，葉兒和花兒在瘦莖上伸展開來，筆直而且愉快的站着。

於是第三天來了，帶着陽光、青天、生命和快樂到林中來了。

“唔，”風說了，箭一般的射過來，好像他一生從不曾厭倦過，“你們看見沒有，我把雨帶給你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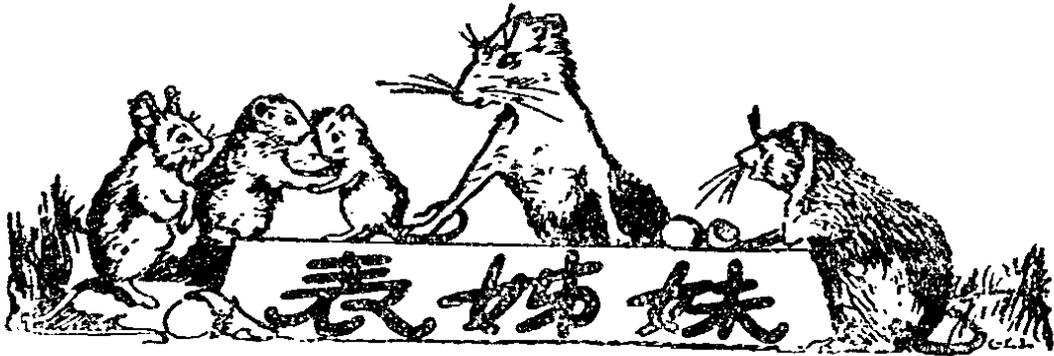
“唔，”雲說，高高地漂浮着，著了一身輕飄的白夏衣，“你們可看見我怎樣帶着雨來的嗎？”

“唔！”太陽說着笑了，“比先前更圓更暖，所以你們得到了你們所要請求於我的了！”

朋友們彼此驚奇地看着，但是在相距不遠的地方，坐着一隻狐狸，帶着他那醜陋的，聰明的臉：

“他們就是這種人了，”他說，“當你要請求他們些什麼事的時候，他們是閉門不納的，但是他們從不會忘掉討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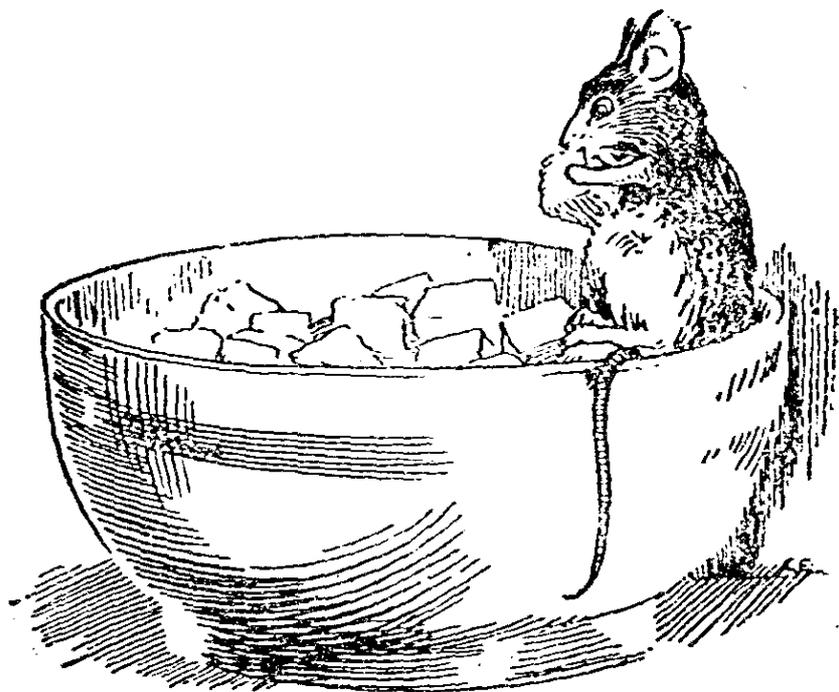
家鼠、林鼠、田鼠、大黑鼠和大褐色鼠的故事。

(一)

家鼠靜悄悄地走來走去，惦記着她的事
情。

她住在森林邊上的一個山林官的房子裏，所以一邊是樹林，一邊是田。她在山林官膳室的板壁後邊，正當窗子的底下，有一個舒服的家庭。這窗子正臨着樹林，而且在牆底下有一個極小的窟窿，家鼠恰巧能夠擠過去，所以
她可以稱心適意地溜進樹林，再回到家裏。

這樣，家鼠過着很享樂的日子；而她和她同住的人們也過着好日子。的確，山林官是脾氣不好的人，他一聽見人家提起了“老鼠”這個字就要大怒的，不過他是個非常年老的人了，這房子是他的女兒管理的。她永遠忘不了家鼠；因為她和家鼠曾開過一次會議。一天早晨，這小姐到碗櫥裏去拿糖給她父親調咖啡。在糖盆上坐着一隻老鼠。她忘了時候，已經睡着了，所以她便躺在那裏！



當然，她大大地吃了一驚，而且更糟的是這女子，把她的手伸出來放在糖盆上，好像要捉她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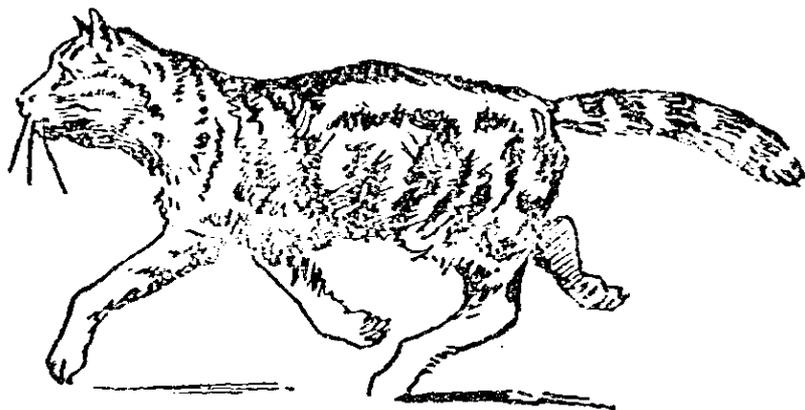
“原來是你在那兒，小老鼠啊！”她說。“我想，偷我的糖就是你了！姑且不管這事，你倒是個精緻的小東西啦。可是你穿着灰色的小鞋走起來，用不着這樣抖得利害，因為，我老實對你說，我一點也沒有傷害你的念頭。你或者有小孩子們，如果你不回到他們那兒去，他們會要挨餓的。因此我讓你去罷。不過另外有一層，你再也不許來偷我們的糖了。所以，你到了地板下面時，便要一直走到你的窟窿裏去。我不知道窟窿在那裏，不過，等我找着了，每天晚上在我睡覺之前，我願放一塊糖在窟窿外面的地板上。隨後我還要找你走進碗櫥裏去的窟窿，把牠塞起來；這樣我們就好做朋友了。”

當她說完了這段話，這段比老鼠平常聽到人們說的話要好得多了，她把嚇怕了的老

鼠放在地板上。老鼠立刻溜過這房子，在板壁下面的窟窿裏不見了。

“那就是你所住的地方了，”山林官的女兒說。“那是不錯的。你看我將記着我的信約。”

晚上，她放一塊糖在那裏，而且每天在她就寢之前她總是如此，每天早上，老鼠便找着了糖。後來，有一天，她聽見在板壁後面有唧唧的尖聲，她想這小鼠現在已生了孩子了：從那天起，她每晚上便放兩塊糖給她。



所以這小鼠對於和她同住的人不能埋怨了，也不再埋怨了。而且山林官家裏所有的

唯一的貓，又是一隻臃腫的看不見也聽不見的、淡火黃色的老貓。他在山林官夫人的時候就在那裏了。夫人現在已經死了。因為她歡喜過他，所以他被允許在山林官家裏過活，白吃麵包，雖則他是一點用處都沒有了。又因為他容不下別的貓和小貓，所以這地方並沒有別的貓，這在小鼠一方面當然是大快活的泉源，她老是一直走過淡火黃色的老雄貓的鼻子底下，他都不曾注意到她。

(二)

一天，這鼠正坐在通到樹林裏去的窟窿的外面，這是在八月裏，天氣和煦，她非常享樂的坐在日光中負暄，尤其因為她剛生了七個瞎眼的孩子；這不是開玩笑，因為無論那一個母親都會這樣告訴你的。當她坐在那裏的時候，林鼠從她在山毛櫸樹根底下的家裏走出來。

“您好,表姊,”家鼠說。

“您也好,表姊,”林鼠說。

“好天氣啊,”家鼠說。

“是啊,表姊,”林鼠說。

他們這樣地招呼過了之後,就坐下來,彼此看了一忽兒,家鼠把她的大耳朵東搖西擺,林鼠由於禮節的關係也同樣做着,不過她的耳朵沒有那麼大,但在別的方面,她的尾巴上比她的表姊有更多的毛,所以那也很抵得過耳朵的不足,於是家鼠說:

“生命是可愛的。”

“你以為如此嗎,表姊?”林鼠說。

她裝作好像很不以為然的樣子,但是太客氣了,不好意思馬上就說出來。

“不差,我以為是的,表姊,”家鼠回答說。“我剛纔生出我的七個孩子,每天晚上小女主人替我放一塊糖在我的窟窿外面,山林官和貓兒都非常老邁了,他們簡直看不見我,當我

走過房子的時候。昨天來了一位老嫗，她的名字是沛屈弄耐拉。她對於我怕得好像她是一隻老鼠而我是一隻貓兒一般。當她看見我時，她尖聲地叫出來，撩起了裙子，跳在一張檯上，



雖則她是那麼老，那給我很多糖的小姐因此覺得怪有趣的，所以我喜歡幹這一套。而且，我用不着爲了那個事情，走出來的。今天早晨，我坐在我的窟窿裏時，他們正在那裏喝茶。我的小女主人叫道：“那兒有一隻小鼠！”沛屈耐拉姑母立刻就跳在檯上，雖則我並不在那裏。我告訴你，這真是大笑話。”

“我敢說，表姊，”林鼠說。“你過着這樣好的日子，我實在替你慶幸。”

“你難道不是過着一樣好的日子嗎？”家鼠問道。“住在綠林裏，聽着鳥兒一天到晚的歌唱？沒有貓又沒有捕鼠機？”

“是的，關於鳥兒的話是對的。”林鼠說。

“關於貓的話也對的。但是你不要因此就想，表姊，這是一種樂園。我住在那下面的很少聽得見鳥兒；我也可以承認我是不管他們的。而且，他們中間也有一兩個蠢東西，好比烏鴉、白嘴鴉和小烏鴉，他們是同屬一科的。不要說起

鶴鳥和鴛了,一隻林鼠只夠他們吃一口罷了。”

“是的,我知道,”家鼠說。“咳,我們大家有我們的煩惱的,無論如何,你總不會有貓她是頂狡猾的了。”

“是嗎?”林鼠說,“你或許不差。不過,你是知道的,我們此地除了你所能想像得出的殘暴的動物貂和臭貓之外,還有非常狡猾的狐狸呢。不從各方面看,相信我,做一隻林鼠是沒有多少快樂的,你的好運也許就是我的不幸呢!”

“唉,那怎麼會呢,表姊?”家鼠問道。“我不明白,而且我不願如此作想。”

“唉,你看,這種事情你是沒有辦法的,”林鼠說,“但願能夠不如此啊!你一向總是住頂好的,表姊我一刻也不否認這個。但是我想,你所以會過好日子是因為你和你的山林官這樣的一位老紳士同住在一起的緣故,所以會

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爲有一隻貓和給你糖的一個可愛的年輕女子。假如山林官死了又來一位年輕些的新人，或許你不會這樣快樂的。他的妻子或許會太愛惜她的糖，竟一點也不肯給你。他的孩子或許要設着陷阱來捉你，使你備受慘刑。他或許會有一隻小貓，牠會把你捕住而且吃掉的。”

“你或者是很對的，”家鼠說。“所以我在享受好運的時候應該格外的看重她。不過，我總不明白我的好運怎麼會就是你的不幸呢。”

“唔，那是不難明白的！”林鼠說，“你看，一位山林官是很老了，他就不大會照管樹林。他再不能遊獵，他簡直一點都不知道外面的事情。結果這裏外面有了許多的狐狸、貂、臭貓和鴛鳥，弄得我們中間無論誰在他洞裏動一動就有生命的危險。假如有一位新的年輕的山林官來時，你不難明白一切情形有何等的變

換。”



“喔，不差！”家鼠說。“我現在明白了！不過告訴我，表姊，你以為新山林官也會捕捉老鼠的嗎？假如他能夠，我好像聽見老山林官說老鼠是樹林裏最壞的敵人。那末他一定是指着林鼠說的。因為我不知道我對於樹林有何損害。”

林鼠豎起她的尾巴，悲傷地搖搖她的小頭。

“表姊，”她說，“你觸動了我的最痛苦的一點了。”

“我實在抱歉得很，表姊，”家鼠說。“不過我覺得起始講到這話的是你。”

“不差，表姊，”林鼠說。“我們就是不開口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看，表姊，世界上的罪惡多着呢；我們不能不忍受牠。不過這種罪惡若是從一個人的親屬那裏來的時候是很難忍受的！”

“那是真的，表姊，”家鼠說。“你可真有親屬損害了你嗎？”

“損害嗎？”林鼠說。“我敢說我現在想到的人斷不以爲他們對我有什麼損害。但是他們就爲了這個緣故損害了我了。他們的行徑弄到我們不能不去爲牠忍受。而且，就親屬關係而論，他們是你的親屬正好像是我的一樣。”

“但他們是誰呢，表姊？”家鼠問。“快點告訴我，我不知道你倒底想到了誰。”

“我想的是田鼠，”林鼠說時，深深地嘆了

一口氣。

家鼠爲了尊敬對方的感情起見，靜默了一會。林鼠隨即開始說起真心話來：

“田鼠是我們的表姊，表姊，我們第一個表姊，事實是無可否認的。不過我一定要承認我以為她對於這一族並沒有增加一些光榮。她是貪婪到了不得。她那荒謬的饕餮把我們大家傷害了。說起來總說是老鼠幹的。所以他們大家有分。但是誰想到問起這究竟是那一隻老鼠幹的呢？是你嗎？不是。你在家裏管你自己的事情。自然，你敲過一隻火腿，或是一塊麵包，或是一塊老乾酪，或是無論什麼你所遇到的東西，那是很合理的。一個人總得生活；而且我不知道，人類取得食物的方法又當如何說法，假如把這事考究一下的話。”

“你所說的都是實事，”家鼠說。“當我在敲一隻火腿的時候，我常是想，假如我是一個賊，那末有火腿的山林官，恰巧是一個暗殺者。

咳……而且他們有貓、捕鼠機、和他們其餘種種的詭計，所以他們是很對的。一隻可憐的老鼠就得苦思焦慮，時時刻刻要冒着她的生命的危險，纔能夠得到一些食物。”

“真是如此，”林鼠說。“這不是你，那末是誰呢？是我嗎？不是，我管我的事像你管你的事一樣。自然在果子掉下來的時候，我拾取乾果、山毛櫸實和橡實；我也承認我對於松果簡直就是一條鯨魚，那個新鮮的松子是我所知道的頂好的東西，所以我把松果敲成兩半，把種子吃掉，所以當山林官要牠們來撒種的時候，牠們已不知去向了，不過那是很合理的。我要和他一樣地生活，而且世界上的松樹已經很夠多的了，我也不否認我有時要稍爲吃些樹根，在春天，當樹根是很新鮮的時候，那有什麼呢？山林官自己也喜歡蔬菜的，所以他簡直一點也用不着妒忌我。”

“當然用不着的，”家鼠說。“你是很對的，

表姊。你不過幹我們大家所幹的罷了。”

“謝謝你那句好話，表姊，”林鼠說。“我想這確乎是很公平的。假如你太不謹慎，他有貓和捕鼠機來對付你，同時他也一樣有狐狸、烏鴉、臭貓、貂鼠和鸛鳥，而尤其是貓頭鷹來對付我。你想像不出貓頭鷹是怎樣一個狡猾得可怕的敵人啊。誰都聽不見他飛，誰也看不見他，因為他總在夜裏出來，他的顏色又是黑的。他們在夜裏和尋常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得一樣清楚。他不費什麼的就獲得了這些傢伙。貓和捕鼠機他要化錢去買，但他雇用他的樹林警察却不用化錢。”

“那是實在的，”家鼠說。

“所以這也不是我，”林鼠說。“這既不是你又不是我。要不要我告訴你這是誰嗎？這是我們的表姊，田鼠。人家說這是老鼠幹的。老鼠是誰啊？就是田鼠。但她却不是唯一的受人控訴和懲罰的一個。無論誰只要帶着老鼠的名

字，就會無人道地殘酷地被人打死。人們是這樣蠢。他們看不出分別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纔能教他們變得好一點。這是太壞了！”

“不過，表姊，”家鼠說，“你還沒有告訴我田鼠到底幹了些什麼會使其餘的我們都受責難呢。這一定是些可怕的事情把你激刺到如此的。”

“不錯，山林官還要比我被刺激得利害呢，”林鼠說。“而且我並不否認我是不得不如此的。你看，繞着這角是一片美麗的青青的林中草地。清晨，鹿從此地出來吃草，他們在一條流過這草地的小溪裏飲水。這成了一幅可愛的圖畫。我在許多次晴夏的早晨親自看見過這情形，當我走回家時私自慶幸着我逃脫了貓頭鷹和別的惡棍的好運。咳，山林官特別喜歡這塊草地，因為他給他的馬用的。他在那裏播乾草。而且這是你所能想像的最可愛的林中的乾草呢。”

“是的,我知道,”家鼠說。“我去年看見他載了乾草到馬房裏去的。”

“是的,但今年怕沒有乾草了,”林鼠說。
“你看,表姊,前些時草地開始變萎黃啦。牠一天黃似一天。守園人走來告訴山林官。他們有一天出來看看牠。於是他們發現所有的草根都被吃掉或者敲穿。他們能把整個的草地像地氈一般的捲起來,他們就如此辦了。我自己正坐在樹林的邊上,看着這經過的情形。青草,乾菜,什麼都沒有了;這都是田鼠幹的。”

“我們的表姊一定是餓得要命,”家鼠說。“不然,他或許有一個大家庭。”

“都對,”林鼠說。“都對。她是貪吃的要命;她又常常有滿屋的孩子們。那不與我們相干,這是她的事。不過,那般笨人把我們混在這裏面,把我們大家都和表姊田鼠混在一起,而且爲了她所幹的事便來虐殺我們大家,我告訴你,表姊,這纔是有關於我們的呢!”

“那是真的，”家鼠說。

他們坐着；沒有一個說話。將近薄暮的時分，天色漸漸暗下來，她們倆都得去工作。夏天差不多過去了，所以林鼠已經開始積聚她的冬藏。她不和刺猬、蝙蝠一樣躺着不動，她也不能和鶴鳥、燕子一樣飛到非洲去，所以假使她不願意受貧乏的苦，她就不得把她的貯藏室裝滿。她已經積聚了不少的山毛櫸實。不過乾果還沒有熟，假如她在沒有熟的時候採牠們，牠們於她是沒有用的。

家鼠也喜歡在夜間走到伙食房裏去。雖則她年輕的女主人一點也不管她，可是她仍然不敢過於鹵莽，他只是老等着，一直等到她覺得她決不會被人攪擾的時候。

“是的，”林鼠說。“我們又要爲我們每天的麵包而辛苦操勞了。無論如何，你目下總要比我好過些，表姊，你至少不要顧慮著冬天。你在室內是溫暖的，靠近山林官的伙食房。”

“我是這樣的，”家鼠說。“而且冬天伙食房裏的東西總要比夏天多些呢。”

“是的，是的，”林鼠說。“咳，再會吧，表姊！假如你遇見了田鼠，一定記着把我所說的話告訴他，我老是出言不諱的。假如你能想些方法使山林官知道在老鼠與老鼠之間是有分別的，那就更好了。你比我們是要接近些他呢。”

“等一下子，表姊，”家鼠說。“總之，天還沒有黑到適于你去做工的時候呢；我在我的小姐還沒有收拾完晚飯的時候，是從來不到伙食房裏去的，我老在想着你剛才所說的田鼠，尤其是想着你所說的親屬害人。因為，你看，實在說起來，這在室內也一樣的。”

“你不要這樣說！”林鼠說，“我總想不到田鼠竟胆敢走進你那裏來。我倒要聽聽看呢。那末她是在花園裏不是？”

“不，”家鼠說。“這委實不是田鼠，我不曉得她是什麼。我知道，我還不會看見過她呢。照

我們所知道的,我們還有別的大表姊,叫做大老鼠的呢。”

“我却略爲聽見過一點的,”林鼠說。“不過我從沒有見過她,她是和田鼠一類的麼?”

“她更是壞的多,”家鼠說。“第一層,她是大得怕人。我可以說她是有五隻肥老鼠併在一起那麼大。她是全黑的,拖着一條長的鱗狀尾巴和小耳朵,她有可怕的牙齒和長的舌頭,她的貪吃,我簡直講不出來。她在屋內做的脚色就好像田鼠在你們一般人裏面做的一樣。而你所遇着的事情我也遇着的:我老是爲她的卑鄙的詭計受人責難。只要想,去年有一天,她把一位怪僻人的鼻子敲了一下,當她在一天下午躺下睡在乾草棚裏的時候,她敲了一小塊肉,所以這人不能不請教醫生,許多天帶了裹傷布走來走去。”

“那是可怕的,”林鼠說。“這不大像是一隻老鼠的性格。我們不是食肉獸,我知道的,你

真相信她是我們的表姊嗎？”

“她的確是，”家鼠說。“我知道這個；就是你看見了她，也不會把她弄錯的。雖則她是蠢些，她的相貌却完全像一隻老鼠。但她在這一族裏是一種羞辱；那是事實。你想想發生些什麼事。我恰巧在伙食房的外面；我在那裏有一個小接待洞，我在那裏坐着，等着，當我來的太早或者我的小姐還在廚房裏的時候。晚上我恰巧坐在那裏；我已經在那裏坐了些時候，因為我的小姐似乎還沒有走。我要告訴你，她正在等着這怪僻的人，他是乘馬出去醫他的鼻子的。他回家來還要吃晚飯呢。他終於回來了，當他坐在那裏吃着東西，把所遭遇的事情告訴給小姐聽的時候，她說那些大老鼠是頂可惡的東西，應當想盡法子來剿滅纔成。

‘是的，’她說。‘我決不能容納他們。而且他們醜得這樣難看，他們的相貌真是凶惡，不過我一定要替可愛的小鼠排解。我愛他們，我有

一隻很小的，我深知道她，也一向喜歡她，我有一天在糖盆裏竟把她捉住，這小賊啊！”

“‘你殺了她沒有呢，小姐？’這怪人問道。”

“‘沒有，’她說。‘我從沒有想到這樣的事！我讓她逃回她的洞裏去，現在每天晚上，我替她放一塊糖在洞外。我每日早晨走進膳室裏來的時候，糖已沒有了。不過你決不能告訴父親，勤思。’勤思答應了他不告訴。但是他續繼着說小鼠和大鼠統統是同類的害物，應該都剿滅掉。那時山林官走進來，贊成勤思的意見；他女兒所說的反對的話一點都沒有用處。山林官說他要在這裏請一個有本領的捕鼠的人來，他要把毒藥來毒死我們。凡是這些都不是我的過失，而是那敵勤思的鼻子的討厭的大老鼠的過失。一族裏有了那樣的一個敗類，敗壞了人的好名聲，這真不是玩話呢。”

“不，”林鼠說。“我也是這樣說。我們怎能

把人們的錯誤去告訴他們呢？我不知道有什麼法子可以同他們說話。好，再會，表兄，下次再見吧。”

“再會，表姊，下次再見吧，”家鼠說。

於是一個走進樹林裏去尋覓冬天的食糧，別一個便走進她小姐的伙食房。

(三)

過了些時，一隻大的細紮着的雜貨箱從哥平哈經運到了山林官的家裏。山林官想這該夠一冬天的用了。他是屬於老派的，老派的人們一年中在一定的時候只有一次貯藏他們的糧食，他和他的妻子第一年住到山林官家裏來的時候就已經是如此的。

細紮着的箱子是這樣大，小姐和那怪人簡直不知道把牠怎樣辦。箱子走不進房子裏，因為沒有這樣闊的門能夠容納牠。他也不能留在外面的庭園裏，因為那天小姐恰巧忙着

把梅子裝進瓶裏去，所以不能把牠打開。而且她自然總得親自出席：那是不成問題的。天氣似乎要下雨的樣子。山林官說那天晚上一定會下雨。他在他的左肩上能感覺到這個，他的肩膀是一個永沒有弄錯的晴雨表。

“我們能不能把牠滾進積穀倉裏去呢？”怪僻的人說。“牠可以放在那裏要多久就多久，不會傷害的。”

於是他們把牠滾進積穀倉裏。牠站在那裏的一個角落裏。牠停在那裏五天。但是，就在第一天照山林官的左肩預告過的傾盆大雨的夜裏，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忽然，同時同地，從細箱靠近倉角的一端發出一種怪聲來。這是一種敲嚙和輾軋的聲音，好像裏面有一隻動物似的。後來不多幾時證明了果然是牠，因為，敲嚙了一陣，一隻肥大的棧色大鼠從箱子裏走了出來。

當她出來的時候，有不少糖漏在她的身

上,這隻大鼠嘗也不去嘗牠。她在箱子內吃糖已經吃夠了。她立刻開始在地板上的木板有些腐爛的地方敲一個窟窿,這是容易辦的。這窟窿立刻就做好了,在木板底下有了夠大鼠的一家住的房子。大鼠馬上收集了些稻柴帶到下面去。

她做完了她的工作時,停下來直看着家鼠的臉。

“你是什麼怪物?”家鼠問。“你倒有老鼠的樣子,假如你是黑色的,我倒要說你是一隻大鼠呢。”

“我是一隻大鼠,”別一個說。“舊日的大鼠是黑的。現在的式樣是櫻色的。黑色大鼠在今日已經過時而且無用了。”

“喔,真的!”家鼠謹慎地說。“咳,我住在這裏鄉間,對於外面大千世界的實情一點也不知道。讓我把自己來介紹一下吧。我就是家鼠。”

“你無須告訴我的,”這大鼠說。“像你們

一類的我在哥平哈經已經見了不少了，不過你在這裏打穀的地板上做些什麼呢？我想你是離不開廚房和伙食房的。”

“我照例是這樣做的，”家鼠說。“但是我高興到什麼地方去就能到什麼地方去。我可以走過廚下的陰溝，身上不會弄濕，因為正在大雨如注的時候，我告訴你吧。”

“那算什麼？”大鼠說。“你難道怕一點兒水嗎？水愈多愈好。我可以像一條魚似的游泳，你知道。我有一次在哥平哈經游過一個海口；而且，實際上，我一天不游泳一下子，我就覺得不大好過。我想這裏總有適當的溝渠罷？”

“喔，是的，有一條很寬很寬的！”小鼠說。

“但是我老繞着牠走。我也不插足在廚下陰溝裏，除掉牠是乾的時候。今天，我想新雜貨箱裏來拿一點東西。我聽見我的小姐說箱子已經到了。在箱子外面這裏那裏隨便總有點東西可以拿得到的。”

“箱子的確是到了，”大鼠說。“我和牠同來的總該知道啦。”

“你是和箱子一起來的嗎？”家鼠驚奇地叫了起來。

“正是的，”大鼠說。“他們細紮牠的時候，我正在箱底裏。天是半暗不明的，所以他們看不見我；而且，我當然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也不敢動一動，否則他們會發現了我，把我殺死的。他們慢慢的把一切東西都細紮在我頭上：糖、咖啡、茶葉、肉桂、巧格力、澱粉和各種雜質，一直把箱子裝滿了為止。於是把蓋放上去，再把我們搬到車站。”

“那一定是很好的旅行哪，”家鼠說。舐了舐她的嘴唇。

“倒有幾分對呢。”大鼠說。“食物好得很，而且便當的很，你可以看出來的，沒有人來分享，也沒有人來攪擾你。不過討厭的事情倒是我剛結過婚，而且不久就要有孩子了。所以我

非常吃驚，恐怕他們在旅程中就生了下來。然而，事情過得很好，我們總算安然逃了過去，你看，因為箱子並沒有立刻打開來。咳，即使箱子已經打了開來，我敢說我會跳過去的。不過照現在的情形那是更好啦，我已經替我自己在這裏建設了一個好家庭，在積穀倉的地板底下，孩子們喜歡多早晚來就來好了，你願意來看一看我住的地方嗎？”

“謝謝你，”小鼠說。“我要先看一下那漏出來的美味的糖呢。有那麼多的糖啊！”

“吃就是了，”大鼠說。“糖多的很呢。我來做東道主。不過我也得告訴你，往後我安排舒服了，我和你還各守本分的好。我的意思就是說，我或者要闖進伙食房裏來的，當我喜歡如此或者有機會的時候。不過我竭力勸你却不要到這裏來。當我餓的時候，你尤其要當心避開我。我可不能担保倘使我遇見了你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家鼠於是拜望了大鼠的新家庭，她以為那是很精緻的，雖則從一隻家鼠的眼光看來不免太大一點。拜望過後，她告辭而去，走回她自己的家裏來。但是，此後的幾天以內，她每天過積穀倉這邊來，細箱裏的好東西她也來分享一點。大鼠把洞敲得愈大，更多的糖漏了出來，老是在靠角落的一面，那裏是沒有人會去猜疑到的。地板上充滿了佳品，她們拚命地吃了又吃。在第四天上，大鼠生了孩子，七隻美麗的小東西。

“他們很像小鼠，”家鼠說。

“天所不許！”大鼠說。“倘使他們不馬上變成好好的大鼠，我毫不猶豫地要吃了他們。”

那天夜裏，家鼠帶了一大塊肉桂過來；因為她聽見她的小姐說箱子不久就要打開了，所以她想這種快樂就要完了。

“你不怕被人發現嗎？”她問大鼠。

“咳，你總不會吃了我吧，”家鼠說了，坐着舐糖。“天喲，這是多麼好吃喲。”

“自然我要吃掉你的，”大鼠回答說。“在哥平哈經的時候，有一天我們吃掉一隻小貓呢。”

“一隻小貓？”

這隻家鼠嚇得簡直不敢再舐糖了。

“是的，的確，”大鼠說。“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之中一個人也沒有肚痛。怕貓實在是大可不必的，你在他們很小的時候把他們吃掉之後，他們就什麼勁兒都使不出了。

家鼠憂鬱地注視着她。”

“表姊，”她說，“你是可怕得很。我怕你。”

“那你才聰明呢，”大鼠說。“而且你決不要叫我表姊了。我對遠親疏戚從不放在心上的；倘使我有一天要吃你的時候，這徒然增加些不快之感。不過，現在我已說過我已經吃得飽飽的了；所以你毫無危險。”

“一隻大鼠是從不會害怕的，”大鼠回答。“我的好姑娘，倘使她會害怕，那她就不算是一隻大鼠了。”

“像那種感覺是很奇怪的，”家鼠說。“一隻家鼠是老要害怕的。倘使她不害怕，我料想她就不會是一隻家鼠。”

“大概沒有錯，”大鼠說。“但是你現在還是去的好。記着我們的辦法：箱子沒有之後，那就連友誼呀，親戚呀，和其餘的一切統統都沒有啦。”

“對啊，”小鼠說。“我將當心着避開去。不過你要常常記着，在箱子裏敲洞和拿一切來做東道主的是你。倘使你不來的話，我只要照例在外面舐舐就好了。”

“你是個蠢東西！”大鼠說。“再會！”

(四)

第二天——早上十點鐘他們在山林官

家裏許多年之後還記得這事——小姐和那怪人走到積穀倉裏來把箱子打開，這人把牠滾過打穀的地板上；等箱子到了外面的時候，他們看見了所發生的事情，樣樣東西都亂七八糟的滾了出來！咖啡、茶葉、肉桂、香料、冰糖，漫無頭緒，完全混和在一起給弄髒了，沒有一隻袋裏沒有一個洞的。

他們最初以為這是雜貨商人沒有把東西紮得好的過失；小姐非常惱恨他，倘使他聽見了她所說的種種說話，他怕要氣死的。但是那時他們發現了，在一個角落裏的窟窿，隨即明白了有誰曾在那裏蹂躪過的。

“這裏一定有了大鼠，”山林官的女兒說。“這是沒有疑問的：這裏有了大鼠。”

“這地方已經沒有大鼠留着的了，”這男人說。“我們兩星期前把最後的一隻都殺死了，他們的洞都拿碎玻璃塞了起來；在他們路上我們放了毒藥，而且每塊毒藥都被吃掉；所

以關於大鼠,你是可以安心的,小姐,他們都完了。不過曾經有誰在這裏,那是不消說的。我怕這就是那隻狡猾的你每晚上用糖把他餵壞了的小鼠。”

“不會的!”小姐說。“我的小鼠決不會做如此忘恩負義的惡徒的。”

怪人堅執着他的意見,而她也堅執着她的意見。山林官走了來,當然左袒這男人,他們三人都大怒,尤其是山林官怒得利害。因為他又要開單子去購一隻新箱子,要付錢出去。於是他這次決定要去敦請捉鼠的人來。怪人想建議添一隻新貓,但是山林官在老貓活着的時候總不肯聽從。

在這時候,他們只有用亡羊補牢的方法,小姐把東西帶到伙食房裏去,剛剛走過小鼠的鼻子,她正坐在她的洞裏:

“他們在讒害你呢,我親愛的小鼠,”她說。“現在有一位可怕的捕鼠人要來了,倘使

他能夠他要害死你呢。但是我知道做這事情的不是你，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幫助你。”

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看見了一塊小鼠掉在洞外的肉桂。她把她拾了起來仔細地看了一下，因為他們家裏並沒有一點兒肉桂，她就立刻知道這小鼠的確曾經到過那箱子裏的。她難過得哭出來了。因為她覺得人生值不得活下去了，倘使她對她這樣親愛的小鼠還不相信的時候。

“可羞，可羞！”她叫出來。“你是多麼狡猾。但是你再也不會從我那裏得到一點糖了，你要相信。”

但是小鼠坐在她洞裏也哭了起來。第一因為是她再也得不着糖了。其次因為捕鼠人將要來了。再則因為小姐對她這樣不公平。因為，雖則她偷了肉桂，在細箱裏敲出一個窟窿的却不是她。而且希望一隻平庸的小鼠，在一隻大鼠請她吃如此盛宴的時候，要說出一個

不字，是未免太過分些。但是她不能對她的小姐說話，也不能把這個解釋給她聽。因此，她將來當然再也不會得着一點兒糖的。

在積穀倉裏，大鼠溫暖地躺在她的窠裏。她的小孩一天天地長大。他們出生了有一個月時候，他們已經是大的、貪吃的、於他們的母親有榮譽的、在各方面疾走着的大鼠了。

“你是對的，小姐，有大鼠在這裏呢，”怪僻的人說。“但是他們是棧色的，比先前在這裏的黑的還要壞的多。我有幾分相信他們是在細箱裏從哥平哈經帶來的。我從沒有到過那裏，但是我的表兄，他在城裏辦事，告訴我說那裏有不少的大鼠。”

“這倒十分可能的，”山林官的女兒說，“不過我知道我的小鼠也和這件事脫不掉關係，所以我再也不替她辯護，也不再給她糖了。”

“那是對的，”怪僻的人說。“因為大鼠和

小鼠原是差不多的；他們都是惡毒的害物。假如我們讓他們占了上風，他們會把我們室內室外的東西都吃完的。”

“捕鼠人在星期四來，”山林官說。“勤思得乘着馬車到火車站去找他。要來做我助手的養林學校裏出身的少年也是在同一趟火車裏來到。我現在是太老了，照管樹林也不能照管得周密了。”

(五)

更過了些時就到了冬天。

常常飛來飛去的鳥兒已不知去向，樹葉從樹上掉下來；結了冰又下了雪。樹林變成雪白而美麗，繼而又重新變成潮濕和難看，那樣就是丹麥的冬景。山林官自從他的助手來到以後難得走出到樹林裏去。他老是坐在他的暖室裏，在他的舊靠椅裏，結算他的賬，並且想，想往日年輕和活潑時的不爲寒暑所惱的

情形。他也非常喜歡講那時的情形。雖則他以前已經講過了不止一兩遍，但因為他是這樣老了，所以他們仍舊原諒他，耐心地聽着他。

勤思做他的冬天裏不很繁重的工作。山林官的女兒在廚房與伙食房之間消磨了她的時光。捕鼠人已經來過，而且做完了他的事情拿着錢走了。四十隻黑大鼠從積穀倉和打禾場的每個洞裏和角落裏取了出來，不過只有兩隻淺色的——他們還很小——却沒有小鼠。但是，捕鼠人剛去，這隻老邁的大雄貓力衰而死了。他被用了盛大的葬禮給葬在花園裏。不過，他還沒有入葬之前，勤思從守園人家裏帶來一隻小貓，極希望他和這隻老貓大不相同。

山林官說她是和老貓年輕時候一個模樣。那也許是很對的，因為一個人不能把老年時代來判斷青年時代。這點無論如何總是真的，就是她去獵食。怪人說，在她沒有捉到一隻

小鼠或大鼠時，只給她早晨的牛奶而不給她別的東西吃。事情就這樣辦了。她吃過了早晨的牛奶初次出現的時候，人家就問她：

“那兒是你的小鼠或是你的大鼠呢？”

她慢慢的也就慣了，只要人一問到她，她就走去拏她先前留心着沒有把她吃掉的小鼠或大鼠，於是她得到一塊鹹肉或者從早飯剩下的什麼別的東西當作酬報。不過，她拿不出小鼠或大鼠的時候，那麼她連鹹肉都得不到了。那是和四旬齋裏的三月一樣地確定。

小姐再沒有興趣管這事，却都讓給這怪人去幹。她每逢看見了膳室板壁下的窟窿她就嘆氣說道：

“你頑皮，頑皮的小鼠啊，沒廉恥地把我對你的信任心都這樣侮辱了！我待你這樣好，每天都帶糖給你，而你却偷肉桂。現在我又對你好起來了，把捕鼠人放在你洞外的毒藥替你拿掉。這回你又打算怎樣欺弄我？假如你要欺

弄我，你總能欺弄的。我現在不來理你了。假如有一天新來的貓把你捉住了，那我也不能幫你的忙；她和從前的老貓大不相同，她總還會捉住你的，你看，這是你自己的過失。”

“她那樣的說了一套，像她平常的說法一樣，這在坐在板壁裏聽着而又不能爲她自己辯護的小老鼠是很難堪的。她怕會十二分地願意告訴她的小姐說她並沒有她所想的那麼壞。她怕會十二分地願意再給她小塊的糖。因爲，自從捕鼠人來了之後，日子過得非常艱苦。她不大敢吃東西，因爲恐怕那裏面藏有毒質，而且她也不大能到各處去，爲了這新來的貓。

但是她不能告訴小姐。她也不敢走過積穀倉。她頗想和從哥平哈經來的表姊談談，可是，有一天她走過廚下陰溝的時候，新貓就坐在陰溝的那一頭，差一點兒把她吃掉。所以她也只能滿足于壞境遇和她自己的壞良心。

(五)

有一天早晨，家鼠穿過了洞走到樹林裏去。這時貓正在吃她早晨的牛奶，所以她想這是一個平安而無危險的機會。她在雪地上走了不少的路，一直走到大山毛櫸的根旁，她知道她的表姊林鼠的窠就在那兒。

於是她很特別的咀咀地叫了三次，只有小鼠才會懂得牠的意思是說他們喜歡和有關係的那個人談話。後來她等了一會，這林鼠果然出現了。

“早晨好，表姊，”林鼠說。“我怎麼會有這樣的榮幸承你光臨呢？上次見了你以後已經隔了好久好久了。”

“早晨好，表姊，真是如此說法，”家鼠說。

“一個人在這樣的時候決不會爲着尋快樂纔出來的。”

“真的，表姊，”林鼠說“我除了吸一口新

鮮空氣和把菓殼擲掉之外，老是留在家裏的看，此地就是我的灰堆。”

“一小堆乾菓和橡子穀積聚在老鼠洞外，家鼠看看牠嘆氣道：

“你吃了那麼多東西！”她說。“我敢說你還有許多的東西在你的貯藏室裏呢。”

“不，我沒有！”林鼠說。“我只要每天有半天的食糧，渡過這個殘冬，我也就快樂了。假如我自己的孩子正在挨餓的話，我還不能給牠一個乾菓呢。日子是壞的可怕。”

“的確是壞得可怕，”家鼠說，“我的情形和你的一樣，不過你不用怕我是來求乞的，我不過是來和你談談，我們能不能到你家裏去坐一刻兒？”

林鼠想了一下。她十分反對別人走到她那裏去，讓別人看見了她藏在下面的一切美好的食物。所以她決絕地搖搖她的頭。

“不要在這樣早的早晨，表姊，”她說。”一

二點鐘之內你便會受歡迎了，如果你那時敢走出來不怕遇着貓，但是現在房間還沒有收拾好。我知道你們家鼠是極清潔極細心的，所以我在沒有把家裏收拾得十分清楚整齊之前，不好意思領你到我家裏去，我但願你等到冬天過了，我春天掃除過後再說。”

“喔，很好！”家鼠說。“我們就蹲在這裏好了，雖說雪地裏坐在赤裸裸的尾巴上是冷得非凡，我已經說過我只要和你談一下。這是關於家族的事，我不知道你聽見了我們的一個從哥平哈經來的表姊沒有？”

“沒有，我沒有聽見過，”林鼠說，“她叫什麼？她是個體面的東西嗎？”

“她名叫櫻色大鼠，這是她呢，”家鼠回答說。“她最先是很體面的，她是從我們每年在哥平哈經的雜貨店的細箱裏帶來的，這是一隻很大的箱子，裝滿了你所能想出的頂可口的東西，她偶然地錯走了進去，所以就同着牠

一塊兒旅行了來。”

“那你可以叫做頭等的旅行車，”林鼠笑嘻嘻地說。

“的確是呢，”家鼠說。我決不會反對躲在細箱裏周游全世界，然而她還是一位新娘呢，天天盼望着她的小孩們降生。所以她趕緊在積穀倉裏做了一個窠，四天以後孩子就生出來了。

“唔，是的！”林鼠說。“往往有許多的孩子，而且孩子愈來愈多。”

“那是這樣的，”家鼠說，“你聽着事情是怎樣變化的吧。最初表姊大鼠是十分和藹可親的，在四天之內她請我吃糖、肉桂、麵粉、冰糖和諸如此類的東西。你要知道她已經敲穿了這箱子，箱子放在積穀倉裏等着人來打開。我應了她的邀請，就去吃了，你不是也會一樣領她的情的麼？”

“自然一樣領情的，”林鼠說。“一個人決

不喜歡謝絕好意的邀請來得罪人家。”何況這又是一位表姊：東西又都是她的……

“唉，東西倒不見得是她的呢，”家鼠說。

“這箱子實在是屬於山林官的，”

“照那麼說，沒有東西會是我们的了。”林鼠說。“我是這樣解釋的。我說在此地的櫟實和乾果是我的。山林官家裏的伙食房是你的。同樣，這大鼠躲在裏面的箱子是她的，你且講下去，告訴我事情是怎麼的。”

“事情糟得很，”家鼠說。“四天工夫，我們真過得舒服極了。但是，在第五天，小姐和一個男人起始把箱子打開。”

“唔！”林鼠說，“那末這玩意兒就算完事了，我想？”

“是的，表姊，”家鼠說。“不過事情總是這樣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東西會永遠維持下去的：即使從哥平哈經來的一箱雜貨也是不會的，雖則牠是我所看見的最大的而且裝滿

着好東西的箱子。不過，當他們發現了有誰曾經到過這裏面的時候，他們發怒了；而且我們大家都受到責備，你看。”

“這是大鼠幹的，”林鼠說。“這在你真是很難受的。”

“正是呢，”家鼠說。“他們不相信是大鼠，因為他們相信在大鼠敲了勤思的鼻子以後，他們已經殺死不少的大鼠了。所以這一定是小鼠；那是不消說的。我從他們所講的話上聽來，小姐却是竭力爲我辯護，不過山林官和那個男人都說，小鼠和大鼠，都是半斤八兩，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的，那真是糟糕透了，”林鼠說。“這真是和我同田鼠一樣的情形。我們不得不爲我們親戚的過失受苦。唉……連你的小女主人都不曾看出事情的真相來嗎？”

“她沒有，”家鼠說。“各方面看起來，事事物物都盡力跟我倒蛋。你看，我聽見他們說箱

子就要打開啦。那兒有一些我非常喜歡的肉桂。所以，昨天夜裏，我決意去拖一塊到我住的地方來，這樣就可以留下一點了。我就這樣的幹了，好好地把它拖過了陰溝。但是牠大的很，使我不能再往前拖。因此我把牠敲成兩塊。一塊我把牠直拖到我的洞裏，另外一塊只拖到洞口。那時門砰的一聲關上，我吃了一驚，丟了肉桂就逃。”

“你往後又把牠找到了罷，我想？”林鼠問。

“那放在洞口外的一塊。”

“是的，”家鼠說。“但是我現在告訴你事情是多麼壞。我走下了洞便睡着了。我不知道怎麼的，但是肉桂老會教我這樣甜蜜的熟睡。那時我就有頂奇怪的關於鹹肉和我能想出的最好的東西的美夢。所以我熟睡着，睡着，做了許多的美夢。我後來醒轉來的時候，我把我的鼻子伸在洞外一看，天已大亮了。肉桂還在那裏，不過小姐在房間裏，所以我不敢拿牠。後

來她走到廚房裏去的時候她把門一直開着，這是她從來不幹的一樁事情。她一直來來去去的走着。於是他們起始打開箱子，她就把東西拿開來擱在碗櫥和壁廚裏。隨後她忽然停在我的洞前有肉桂的地方，於是我當然被發覺了。她對於我的欺騙，照她的說法，非常沮喪，而且說她不來管我也永不給我糖了。從那天以後，我一塊糖也沒有得到。這于我是個極大的損失呢。”

“那是的，”林鼠說。“你怎麼辦呢？你又不能把這事情對她說個明白。”

“不，”家鼠說。“我不能夠對她說個明白。現在捕鼠人也來過了，又來了一隻利害的新貓。我能夠躲避到現在真是一件神乎其神的事。我很有幾分願意我自己死掉。在山林官家裏的好日子是完了；牠們也不會再回來了。一個人要在晚年盼望有很舒服的日子是很難的。”

“唔，你別以爲我此地是好得多！”林鼠說。

“來了一個新山林官，他是個可怕的人！”

“我知道，”家鼠說。“他和捕鼠人一同來的，勤思還到火車站上去找他們的呢。”

“可是捕鼠人仍舊回轉去的，”林鼠說。”
小山林官留在此地，老在此地，我不想他還會回去的。他想嚴厲地捉到這鼠瘟，他的意思是說田鼠。櫟實和橡子比平常要收集得早，所以



我們只能餓死。他要放貓進樹林，我聽見他說

過。還要帶貓頭鷹進來，好像以前所有還不足夠的樣子：狐狸、貂、鸞鳥、臭貓、黃鼬要保留五年。這是很利害的警察權力。”

“是的，”家鼠說。“壞的日子正等着我們大家呢。”

他們坐着閒談了一回，各個都包裹在她的愁思裏。家鼠因為她的精赤的尾巴覺得十分寒冷，而林鼠却願意她表姊會走開去，好讓她走回她的暖窠裏。

“告訴我，”林鼠說。“我們那從哥平哈經來的表姊在積穀倉裏做些什麼？你同她講過話沒有？”

“沒有，我沒有，”家鼠說。“當我們有細箱的時候她特別地客氣：的確，她甚至請我下去看看她的房子呢，但她警告我說，如果沒有這邀請便不要到那兒去。不然我便會有被她吃掉的危險。她說，她和幾隻別的褐色大鼠有一次吃過一隻小貓。我看了她臉上的神氣我就

相信這是真的。”

“啊嘯，啊嘯！”林鼠說。“但是捕鼠人或新貓已經捉住她了吧？”

“不，”家鼠說。“她逃掉啦，她的大部分的孩子也逃掉啦。他們增加得使你簡直不會把他們當作是大鼠呢，勤思說。”

“這樣，你看，他們一定會忘掉了你的，”林鼠說，“你只要當心些和聰明些好了。”

“勤思或者會忘掉我的，”家鼠憂愁地說，“可是小姐再也不會忘掉我啦，因為她以為我欺騙了她。新貓已經看見了我的洞，她是時時準備着，早晚總有一天，我將被吃掉的。”

“是的，這是異常可悲的，”林鼠說。“但是誰有什麼辦法呢……嘿，那走來的是誰嘍！”

家鼠轉過身來，向林鼠的同一方向看去。一隻黑的動物在雪地上飛奔過來。

“我確信這是我們的表姊大黑鼠，”家鼠說，“我不想他們還有一隻留着的了，是的，這

是大黑鼠，沒有錯兒。”

“午後好，表姊，”林鼠說了退回她的洞裏去，只剩她的鼻子探出洞外來。“歡迎到這鄉野來，據我所知，我在此地有運氣看見你，這還是第一次呢。你不大喜歡自然的罷，我相信。”

“給我食物！給我食物！”大黑鼠尖聲叫道。

“你這樣餓，我替你非常發愁，”林鼠說。

“不幸得很，我恰巧吃完了我最後的乾菓。你看，殼就在此地。家鼠已經走下去看訪過我，可以證明我這裏沒有一點吃喝的東西了。”

她對家鼠燦燦眼睛，想使她的假話不要被拆穿。但是家鼠不能使她的眼睛離了那大黑鼠，大黑鼠已經躺在地上可憐地哀泣起來。

“你是傷了風了，表姊，”她和藹地說。“你還是再回到積穀倉去的好。那裏暖和些呢。”

“我實在管不了我將來的情形啦，”大鼠說。“我老實告訴你，我無論怎樣死法都是一樣的。你說我該走回積穀倉去。我就是從那兒

來的呢。在那裏和哥平哈經來的討厭的大鼠住在一起是活不成的。他們自己說是大鼠，但是我總不相信他們是大鼠。照他們游泳的樣子說，我以為他們是一種魚。還有他們那種吃東西的樣子！他們那種繁殖的樣子。我知道他們一星期要生一次孩子。這真討厭”

“的確不錯，”林鼠說，“表姊家鼠和我正坐在這裏談起這個，表姊。但是怎樣辦呢，表姊！我被田鼠壓迫得要命，還替她的一切壞處受人責備。前回，家鼠爲了你的緣故不得受苦，因爲你咬了那怪人的鼻子或者是吃了什麼東西。現在有一個比你強的來了，所以就輪到你了。而且，你也大得夠把這大鼠送回她來的地方去呢。”

“大得夠了嗎？”這大鼠說。“大得夠了嗎？那隻橙色的大鼠比我還要大呢！而且他們又那麼多！我是我族裏最後的一隻了。我死後，在這邊就不會再有大黑鼠。我現在快要死去

了。”

“停一刻兒!表姊!”家鼠說,“先讓我們從頭到尾的談完!或者我們會碰見什麼東西的!……”

但是已經太晚了。大黑鼠伸直她的四肢,直挺挺地死在地上。

“天啊!”林鼠說。“試想,她竟會這樣地死在我們眼前的!假使你現在落在貓手裏,我遇着貓頭鷹,又或者小山林官殲滅了田鼠,那末我們偌大的一個家族會沒有一個人留下來的。”

“不錯,會的;有我在此地呢,”附近的一種沉重的粗音說道。

“啊啾!”家鼠說時直跳到空中。“褐色大鼠來了!”

她已經來到那兒。這褐色大鼠站着喃喃地嗅着已死的黑表姊,一面望着林鼠,她再向她的洞裏稍微縮下去些。

“午後好，表姊，”林鼠說。“歡迎你到鄉下來。我希望你的出遊比我們的黑表姊要好得多。因為她到鄉下來就死在她躺著的那地方了。”

“不要叫我表姊不表姊！”褐色大鼠說。“你們此地的這般人老是攀親眷，真是可怕得很。家鼠怎樣啦？”

“她逃到家裏去了，”林鼠說。“我相信她怕你，這使我很奇怪，因為你是這樣好又這樣和氣。”

“謝謝你，”褐色大鼠說。“我總是喜歡聽客氣話。我餓得簡直像惡魔一般啦。你有些款待我的東西嗎？我不管什麼，我什麼都吃。”

“抱歉得很，”林鼠說。“不幸，我把一切都吃完了，我也不得不挨餓過這殘冬。家鼠拿了兩個乾菓去，大黑鼠又把我所藏的其餘的拿了去。假使你早一點來，或者還會有一點給你。”

“我想我要到你的房子裏來光顧一下，”
褐色大鼠說。“或者你走出來同我談一刻，我
從沒有看見你，雖則我們是表姊妹。”

“唔，我們現在難道就已經變成表姊妹了
嗎？”林鼠笑嘻嘻的說，“一刻工夫以前，我們
還不是表姊妹呢。但是總歸還要謝謝你。不幸
我的洞太小，你怕鑽不過。我今天也不願再走
出來。我會傷寒而致死的。至於我的樣子，你只
要想想一雙體面的肥胖的小鼠，我出來了，你
會捉住我的。”

“是的，倘使我只要捉住你！”大褐色鼠說，
“那時我會立刻吃掉你啦，但是你太聰明了，
我是沒有希望捉到你的。”

於是他起始敲那已死的大黑鼠。

“這是怎麼一回事？”林鼠說。“你在吃你
的死表姊嗎？”

“是的，我沒有法子教她不死，”大鼠說。

一忽兒以後，大黑鼠沒有了，骨頭、肉、什麼

都沒有了。櫻色鼠坐着舐她的嘴唇，於是她走回山林官的家裏去。

林鼠坐在她的洞裏，把這事想了一遍：

“天啊，這有什麼不可以呢？家鼠會落在貓手裏，我會碰着貓頭鷹或狐狸，田鼠會碰着小山林官，然而大黑鼠倒還留存在家族裏。”



一九三五年十月月初排

老柳樹 實價大洋四角半

譯者 袁家驊

發行人 李志雲

上海四馬中市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上海北平成都開封重慶南京

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

杭州廈門武漢雲南濶州濟南

版權所有

77.17
70 = 3.37

